



禮記卷之...

特別
412
16
35



門 4 12  
卷 16  
頁 35

張翰林校正禮記大全卷之十一

郊特牲第十一

陸氏曰郊者祭天之名用一牛故曰特牲○

石梁王氏曰此篇皆記祭事而雜昏冠兩段

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  
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太牢貴誠

孕餘證反

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  
禮有以少為貴者故此二者皆貴特牲而賤太牢



十

也。犢未有牝牡之情，故云貴其誠慤。○朱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地、周之后稷生於姜嫄，以上更推，不去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須以后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又曰：古時天地未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禮。又曰：五峯言無北郊，只祭社便是。此說却好。○今按：召誥用牲于郊，牛二，蔡氏以為祭天地非也。牛上帝，牛稷也。社于新邑，祭地也。故用犬牢，嚴陵方氏曰：於社故見大牢之非一於牢，曰大牢，謂之郊言，郊以牲也。特牲以

則牢所畜之物，牢則牲所畜之地，互相備也。郊言特牲，以禮事天，地者諸事，天子亦稱有社稷之功，故特牲。而召誥言牛稷，二者兼禮器言，天子爾經言帝牛，用特牲。以天子稷，蓋謂是兼禮器言，天子爾經言帝牛，用特牲。膳以牲，王皆大牢矣。掌客言王巡守，設天則牲，王制言以牲，王制言以牲。正與此牲合，凡此則尊而饗，禮則少者常，大牢其言。也。天子合，凡此則尊而饗，禮則少者常，大牢其言。則天容，或弗食，則諸侯容，或弗食，則諸侯。生無物，亦稱其德，如氏曰：天下之物，皆天之所。者，土穀之神，而以諸侯亦賜之太牢也。社稷以穀，亦稱其德，如氏曰：天下之物，皆天之所。大路敏系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



經曰血腥爛祭用氣也。以臭生於氣，故此曰氣臭。暇言時，肉如殿脩，則以薑桂脩之。諸侯為賓，即大饗也。饗之時，可以養陽，候於廟中，然非君三重席之饗也。饗陰不以養性，則以所養陰不以養性，則以所饗在臭而不在味，故也。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

此大饗是諸侯相朝主君饗客之禮。諸侯之席三重，今兩君禮敵，故席三重之席而受客之酢爵也。若諸侯遣卿來聘，卿禮當三獻，其上介則是大夫，故謂之三獻之介。大夫席雖再重，今為介降一等，止合專席。君席雖三重，今徹去兩重，就單席受此。

介之酢爵是降國君之尊以就大夫之卑也。  
曰禮器言諸侯之席三重兩君相見則其體相敵，故其席如其數而不必增損焉。至於他國之卿未聘而大夫為之介焉，位雖臣也，命則君也，名雖介也，禮則客也。其文雖殊，其義則相敵，故生君之受酢也。降重席之卑而必與之同也。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

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

春饗孤子秋食老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

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

禘音禘

食音嗣

禘音禘

聲凡聲陽也

饗春饗孤子也禴春祭宗廟也孤子死事者之子  
孫食秋食若老也嘗秋祭宗廟也周之禮春禴夏  
禴秋嘗冬蒸春禴夏殷之禮也饗禮主於酒食禮  
主於飯周制則四時之祭皆有樂禴長樂禴以樂  
以天產而養陽氣故無樂蓋樂禴以樂禴以樂  
產而養陰氣故無樂蓋樂禴以樂禴以樂禴以樂  
陽秋為陰陽則來堂以無樂所以陰禴以樂禴以樂  
助其長秋食者老以順其成所以陰禴以樂禴以樂  
與祭義言春禴秋嘗以順其成所以陰禴以樂禴以樂  
葷蓋夏殷之禮不也同而王制祭統則陰禴以樂禴以樂  
者老亦饗馬秋食者老孤亦食馬氏曰春饗孤子秋  
酒正凡饗者老孤子皆共其酒又文王世子有司  
告以樂闕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反養是幼

于東序知之也此而一節言若繁復所謂其中必有  
美焉者如使彼見形而不及理往不察故君子事  
之如事其喪如事其生也春禴以樂禴以樂禴以樂  
以達其氣則有樂之心故春禴以樂禴以樂禴以樂  
生者順陰氣而入也故春禴以樂禴以樂禴以樂  
以順陰氣而入也故春禴以樂禴以樂禴以樂  
者老其義一也故春禴以樂禴以樂禴以樂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  
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藥味而貴多品所以

交於旦明之義也

自一鼎至九鼎皆奇數其十鼎者倍鼎二則正鼎

旦音神 奇居衣反 五

亦七也十十鼎者陪鼎三則正鼎亦九也正鼎鼎  
別一俎故云鼎俎奇也遠豆偶者據周禮掌客及  
前篇所舉皆是偶數又詳見儀禮圖長樂陳氏曰  
天產為主而地產屬故其數奇遠豆之實以地  
產為主而地產屬故其數偶遠豆之實以地  
以交於貴明先儒以且盡物盡其志所以交於  
曰遠之實若菱芡之類豆之實若芹蒲之類所  
水之品也遠之實若粟之類豆之實若芹蒲之類  
取不裹或水或土所取不裹或水或土所  
取不裹或水或土所取不裹或水或土所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  
樂闋孔子屢嘆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

歌者在土匏竹在下貴入聲也樂由陽來  
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燕禮則大門是寢門饗禮則大門是廟門也肆夏  
樂章名九夏見周禮易以敬言和易中有嚴敬之  
節也卒爵而樂闋謂賓至庭而樂作賓受獻爵拜  
而樂止及主人獻君樂又作君卒爵而樂止也歎  
之歎美之也奠酬而工升歌謂奠置酬爵之時樂  
工升堂而歌所以發揚主賓之德故云發德也匏  
竹笙也樂所以發陽道之舒暢禮所以肅陰道之  
收斂一闋一闋而萬事得宜也嚴陵方氏曰此言  
諸侯為賓之禮也

故曰賓入大門奏肆夏則所以迎賓而納之且能  
不離禮樂之道始卒而禮遂闕則能為文而盈矣而  
反以禮樂之微意也卒則故而禮遂闕則能為文而盈矣而  
此先王之為文也微意也卒則故而禮遂闕則能為文而盈矣而  
明矣樂之德也卒則故而禮遂闕則能為文而盈矣而  
事畢而樂之德也卒則故而禮遂闕則能為文而盈矣而  
者歎其樂之深歎也於禮之亡也則於終也而樂與之已  
復答賓則美而歎也於禮之亡也則於終也而樂與之已  
三奠酬則禮成而謂奠置酬曰獻賓而歎也於終也而樂與之已  
以發也升歌或言發升歌或言發升歌或言發升歌或言發升歌  
故言發升歌或言發升歌或言發升歌或言發升歌或言發升歌  
或言發升歌或言發升歌或言發升歌或言發升歌或言發升歌  
升歌或言發升歌或言發升歌或言發升歌或言發升歌或言發升歌  
竹即箎箎在言下類以舜典考謂之升歌或言發升歌或言發升歌  
祝由陽來禮由陰作天也合而萬物生陰陽和而禮  
樂其氣乃和口者其聲精故歌者寓於器人聲也其歌相  
齊聲發於口者其聲精故歌者寓於器人聲也其歌相  
聲者發於口者其聲精故歌者寓於器人聲也其歌相

由天作則樂者陽也故樂由陽來禮以地制則禮  
者陰也故禮由陰作天也合而萬物生陰陽和而禮  
未嘗徇於古一人之言也

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

期也龜為前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

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

德也

旅陳也庭實所陳之幣非一方所貢故曰無方以  
土地之產各有所宜而地里有遠近則入貢之期  
日有先後也前篇言金次之此言鍾次之蓋金之





失禮而已故此稱之譏自齊桓趙文子始焉夫齊威將以義以服諸侯也乃自以庭燎之百誇其尊則何以責夫之禮已失子輔其君以伯者也而自潛肆夏霸國之禮已失矣則何以責夫大夫失

朝觀大夫之私觀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觀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觀何為乎諸侯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朝觀之禮國君親往而大夫從則大夫不當又以已物而私觀主君故曰非禮也若大夫執其君之

命圭而專使則當行私觀之禮以申已之信故從君朝觀而不敢私觀是敬已之君也今從君以來而施設庭實以為私觀大夫何可為此於諸侯之庭乎譏其與君無別也人臣無外交不敢貳心於他君所以從君而行則不敢私觀也長樂陳氏曰匪其彭无咎則為諸侯者其可庭一於諸侯之庭乎庭實不於諸侯之庭與人言又况大八從其君之朝於先王不以私觀於諸侯之庭與人言又况大八從其君之朝者大夫之無君也檀弓曰大夫私於諸侯之庭竟左傳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此所謂人臣無外交君而不貳

大夫而鄉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

也由三桓始也

大夫富強而具饗禮以饗君以臣召君故曰非禮  
大夫強橫僭逆必亂國家人君殺之是斷以大義  
也三桓魯之三冢皆桓公之後也先是成季以莊  
公之命酖殺僖叔後慶父賊子般又弑閔公於是  
又殺慶父故云由三桓始○疏曰按三桓之前齊  
公孫無知衛州吁宋長萬皆以強盛被殺此云由  
三桓始者據魯而言長案陳氏曰况以大夫而饗君  
天子乎三代之制刑不上大夫而饗君  
無專殺大夫則古之所謂以大夫而饗君  
始也所以待大夫未嘗不以禮故其  
終也

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  
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  
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  
夷王以下

天子所以無客禮者以其尊無對莫敢為主故也  
適臣而升自主階是為主之義不敢有其室者言  
人臣不敢以此室為私有而主之矣况敢為主而  
待君為客乎覲禮天子負斧依南面侯氏執玉入  
是不下堂見諸侯也惟春朝夏宗以客禮待諸侯



借禮也

繡如字

此皆諸侯之禮兩旁起土為臺臺上架屋而門當其中故曰臺門旅道也樹屏也立屏當所行之路以蔽內外為敬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於其上故曰反坫舊讀繡為絹今如字繡黼者繡刺為黼文也丹朱染繪為赤色也繡黻為中衣之領丹朱為中衣之緣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制如深衣但袖小長耳冕服是絲衣則中衣用絹素皮弁服朝服玄端是麻衣則中衣用布也石梁

王氏曰繡當依詩文不可改為絹

故天子微諸侯借大夫強諸侯脇於此相貴以等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相貴以等謂擅相尊貴以等列也諸侯不敢祖天子而左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魯襄十一年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耳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

君之主曰都記者以禮之正言之而又有他義者  
舊說謂天子之子以上德為諸侯者得祀其所出  
故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公子得祖先君公孫  
不得祖諸侯故公子為大夫者亦得立宗廟於其  
采地故曰邑有宗廟先君之主也其王子母弟雖  
無功德不得出封為諸侯而食采畿內者亦得立  
祖王廟於采地故都宗人家宗人掌祭祀王之廟  
也由三桓始謂魯之三季立桓公廟也馬氏曰諸  
天子之微諸侯之見骨由大夫之強也方周之衰  
上失道揆下無法守故於此相貴以等相觀以貨  
相賤以利言相利相貴以等言相尚以勢相尚不  
相貴以等則爵不足禮所以取其貴相觀以貨則  
相賤以利言相利相貴以等言相尚以勢相尚不  
相貴以等則爵不足禮所以取其貴相觀以貨則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  
代八正以取其富相賤以利則予不足三以取其幸大宰  
之體由是亂矣觀言非是則不行貨指物利指事  
諸侯有國而巳故不敢祖天子故大夫有宗廟而巳  
不取祖諸侯以其不敢祖諸侯天子故大夫有宗廟而巳  
願之制以不有五宗之法

代  
疏曰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為  
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恪者敬也敬其  
先聖而封其後山陰陸氏曰猶厚之言可以已也  
雖惡大過故曰尊賢不過二代如此眉孫氏曰立  
時棄為高辛之後故得祭天詩謂后稷肇祀是也

冊朱為唐堯後作賓于虞書所謂虞賓在位是也  
至夏后時則冊朱商均之子孫皆為二王後湯為  
夏氏立後經傳雖不載然有商之固當以禹之  
裔為二王後無疑矣仲虺之誥稱湯之德有曰茲  
率厥典言其能率循舊典不周則故微也豈其於崇  
德象賢之事獨不稽稽乎至周則成湯封舜至  
封舜後於陳封東樓公於祀亦必因成湯封舜為  
之後推知也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諸侯失國而寄寓他國者謂之寓公所寓之國不  
敢以之為臣此寓公死則臣其子矣故云寓公不  
繼世嚴陵方氏曰失地之君諸侯所以不  
繼世嚴陵方氏曰失地之君諸侯所以不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

答猶對也延平周氏曰天道降於南方故君之南  
面而治蓋取諸維是也

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

諸侯於天子稽首大夫於諸侯亦稽首惟家臣於  
大夫不稽首者非尊重家臣也以避國之正君也  
蓋諸侯與大夫同在一國大夫已稽首於君矣家  
臣若又稽首於大夫則似一國而兩君矣故云以  
辟君嚴陵方氏曰南者陽之位北者陰之位君以  
陽明為德故南鄉而答君所以示順也向君以  
也臣以陰順為德故南鄉而答君所以示順也向君  
非臣之所敵故不可言北面以答君君之所統故  
可言於王曰卿自公而下皆曰臣莊子言堯之為  
同士於王曰卿自公而下皆曰臣莊子言堯之為

君曰南鄉言則如聽此言而為臣曰北面皆此意也然對而  
言南面而聽天籟下經言聖人南面而立周官大司馬  
辨九拜而聽之稽首為先則稽首者臣至地而為禮  
之隆也拜諸侯之稽首大夫之稽首者臣至地而為禮  
以當拜禮之隆乎大夫之稽首者臣至地而為禮  
坊記大夫禮之隆乎大夫之稽首者臣至地而為禮  
君者兼天子諸君則大夫固無君道矣○馬氏曰  
侯而兼天子諸君則大夫固無君道矣○馬氏曰

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為君之答已也

有獻弗親者使人往獻不身自往也不面拜不親  
見君之面而拜也恐煩君答拜故也嚴陵方氏曰  
夫諸侯雖有君道然亦天子之臣爾故於大夫有  
相答之禮焉獻弗親有賜不面拜非敢怠於大夫有

君之答已而已親則必面獻亦有慢君之賜也蓋禮也  
無不答而不上禮之不虛取於下也為其君之答已故  
而弗親亦所以尊其君也

鄉人揚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

論語鄉人饋朝服而立於阼階即此事也舊說揚  
是強鬼之名鄉人驅逐此鬼孔子恐驚廟室之神  
故衣朝服立于廟之東階以存安廟室之神使神  
依已而安也禮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  
馬氏曰饋者索室以去其不祥其法見於周方相  
氏而其事見於索室以去其不祥然必後鄉人之饋  
明矣非俟於索室以去其不祥然必後鄉人之饋  
以立異也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

何以聽謂射者何以能不矢射之容節而又能聽樂之音節乎何以射謂何以能聽樂之音節而使射之容與樂之節相應乎言其難而美之也

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

義也

為士者當習於射以六藝之一也不敢以不能辭惟可以疾辭蓋生而設弧於門左已有射道但未

孔子曰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百

伐鼓何居

齊者不聽樂恐散其志慮也今三日之間乃二日擊鼓其義何所處乎怪之之辭

禮記卷之六

郊特牲第七

七

縣音玄

居如字

延平周氏曰君子

無故不去樂故致

齊之不舉樂者三日然後用之以祭猶恐不敬果  
也○齊之二日伐鼓則何居者疑而奠之辭  
嚴陵方氏曰家語曰此豈魯事歟不日言之諱也○  
鍾鼓之音不絕蓋其事矣  
朝如字

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枋之於東方朝市  
之於西方失之矣

繹祭之明日又祭也繹是堂上接戶枋是於室內  
求神皆一時之事繹之禮當於廟門外之西堂今  
乃於庫門內枋當在廟門外西室今乃於廟門外  
東方朝市即周禮所謂朝時而市也當於市內近  
東今乃於市內西方此二事皆違於禮故曰失之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  
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

地秉陰則社乃陰氣之主社之主設於壇上北面  
而君來北墉下南向祭之蓋社不屋惟立之壇墉  
而環之以墻既地道主陰故其主北向而君南向  
對之答對也甲為十干之首朱子曰社何有神曰能  
言社而不可言也○馬氏曰古人之社必有神曰能  
澤丘陵墳衍原隰皆是也○覆則止於原隰而巳言  
社可以兼稷也○蓋郊所以明天道故用辛日社始  
故用甲○嚴陵方氏曰社必用日之始所以神也蓋陽

始於甲而物生陰極於辛而物成地雖以陰而成  
物然始地事者存乎陽故社用甲以原其始焉夫  
雖以陽而生物然終天功者存乎陰故郊用辛以  
要其終焉

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

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

北牖使陰明也

薄書作毫薄社於周為喪國之社必存之者白虎  
通云王者諸侯必有誠社示有存亡也屋其上則  
天陽不入牖於北則陰氣可通陰明則物死也嚴  
方氏曰大社即祭法所謂王社也以王社為大則

自侯社而下皆為小矣達者上下達之謂也上上故則  
以達言之喪國之社即媒氏所謂勝國之社也勝  
言我勝喪國之社喪其國也於大社言必受  
霜露風雨於喪國之社喪其國也於大社言必受  
○馬氏曰大社達國之社喪其國也於大社言必受  
示其生物之功息天地之氣示其有生物之功喪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  
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  
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雷而國主社示本也

聖人知地道之大故立社以祭所以神而明之也  
美報美善其報之之禮也上古穴居故有中雷之

名中雷與社皆土神卿大夫之家主祭土神於社此皆以示其為  
 雷天子諸侯之國主祭土神於社此皆以示其為  
 載物生財之本也馬氏曰天以生而為功聖人闡之而為功聖人則以明功  
 天之為地也所以成物也物者天之功也  
 不親地也於人則親而尊也尊者天親之也  
 尊而親之也於地則親而尊也尊者天親之也  
 本乎天而亦在乎地則親而尊也尊者天親之也  
 主者示其不敢忘乎土之意也意者土之德也  
 以利民而不敢忘乎土之意也意者土之德也  
 法於天取財則有所財於地也財者地之德也  
 取法則有所財則有所財於地也財者地之德也  
 父道也故尊而教者尊而教者  
 為去結單音冊

唯為社事單出里單音冊  
 社事祭社之事也二十五家為里單盡也言當祭

社之時一里之人盡出而供給其事蓋每家一人也

唯為社田國人畢作

為祭社之事而田獵則國中之人皆行無留家者

唯社丘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祭社必有粢盛稷曰明粢在器曰盛此粢盛則使  
 丘乘供之井田之制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  
 丘四丘為乘也報者酬之以禮反者追之以心嚴  
 方氏曰出里謂離所居也作謂起行也出里與作  
 五言之爾單畢皆盡也亦互言之丘乘共乘盛以  
 非祭社則不必如是故言唯焉則以本始有在乎

此而報反之禮不可不重故也○長樂劉氏曰役於公則家有定員役於社則美徒皆作人人求福於其身也衣食本乎土故曰報本知平水土始於勾龍知播五穀始於稷後稷故以龍配是曰反始焉

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左之坐

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

建辰之月大火心星昏見南方故出火以焚除草萊焚後即蒐田簡閱視也賦兵也歷數之也百人為卒五人為伍誓社誓衆於社也或左或右或坐或作皆是軍旅之法習變習熟其變動之節也驅逐之際禽獸流動紛紜衆皆見之故云流示之禽鹽讀為艷艷諸利謂使之歌艷於利也禽獸雖甚可欲而殺獲取皆皆有定制犯命者必罰不使之犯命者是求以過服其貪利之志入君亦取之有制如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不踰法而貪下之所得也以戰則克習民於變也祭則受福獲牲以禮也○疏曰祭社既在仲春此出火為焚當在仲春之

月記者誤也

聖兆於戌時受生嚴陵方氏曰木氣終於辰故火水順氣所  
與事此亦記詩是月則獵之禮仲官則行與此仲月此面  
所出火之充君蓋其宿田而後可為社者矣夫二社必賓則  
先客三以為焚則者為其田因而不為社者矣且社亦社  
陰月主殺謂於社而宿田因而不為社者矣且社亦社  
獵乎月令所殺謂於社而宿田因而不為社者矣且社亦社  
為步積之車徒謂於社而宿田因而不為社者矣且社亦社  
小司徒職五為十成伍為兩四兩為一馬攻軍旅也夫二社必  
所者軍旅之職五為十成伍為兩四兩為一馬攻軍旅也夫二  
大野馬止曰選車險有也所經曰簡歷亦言於利否有伍  
險野馬止曰選車險有也所經曰簡歷亦言於利否有伍  
是以羣野聽誓為于陳野是為誓特簡歷而為也左初者謂  
是以羣野聽誓為于陳野是為誓特簡歷而為也左初者謂

季子適四方先柴

則也而因不獲謂戰驅事之  
則受故不其貧而禽大之逆也位  
福以田其忘則獸獲之流坐起  
祭曰以所法所公虜車示之  
不冒得凡利之也矣禽節亦莫  
敬軍之此者小禽之獲則鹽其  
故旅禽但求所私害之賞以而  
因其戰夫服士者大必之有  
無備也教民志有之田也夫以  
歲故以戰是謂不蓋失人伍而  
三則則祭之無事而歲三則則祭  
則也而因不獲謂戰驅事之

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

嶽先柴以告天也○金華應氏曰四方推天子口  
適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所適必先柴天子口  
明及爾必出王吳天曰旦及爾游也意其與周行  
天下將必出王吳天曰旦及爾游也意其與周行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至猶到也冬至日短極而漸舒故云迎長日之至  
○朱子曰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  
之始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所自生帝者生  
物之祖故推以為配而祀於明堂此議方正○問  
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帝即是天  
天只是帝却分祭何也朱子曰為壇而祭故謂之  
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今按郊  
祀一節先儒之論不一者有子月寅月之異有周  
禮魯禮之分又以郊與圓丘為一事又有祭天與

祈穀為一郊今皆不復詳辨而以朱說為定  
曰日為陽夜為陰故陽生則日浸長而夜短陰生  
則夜浸長而日短郊之祭在日長而夜短之時  
子故曰迎長日也至猶來也與月令仲夏之日  
長至異矣故言迎焉祭天必迎長日之至首當是  
時陽始事矣天以始事為功也周  
官以冬至致天神蓋謂是矣

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  
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  
性也

郊祭者報天之大事而主於迎長日之至祭義云  
配以月故方氏謂天之尊無為可祀之以其道不

可主之以其事故以日為之主焉天秉陽日者衆  
陽之宗故就陽位而立郊兆陶匏亦器之質者質  
乃物性之本然也而馬氏曰郊者所以祀天而大報天  
星之上蓋日者陽之精也祭義言大報天而列於衆  
配以月而於此不言配也月者義言大報天而列於衆  
此釋其郊之意也掃地而祭器用陶匏也此釋其以  
少為貴之意也

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  
也郊之用辛也

問郊之用辛日何謂嚴陵方氏曰以天之神不可得見  
此所可瞻仰者日月星辰於南郊矣又曰掃地而祭者

蓋祭壇謂之兆若此五帝於四郊是矣掃地亦謂  
之若此五帝於四郊是矣掃地亦謂之若此五帝於四郊  
言功於天也故中庸言郊社之禮上帝則  
亦與此互明也馬氏曰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  
牲亦與此互明也馬氏曰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  
四方以蒼璧禮天而大牲以騂牛禮地而大牲以騂  
祀天之牲用蒼璧而大牲以騂牛禮地而大牲以騂  
陽與之盛色而蒼與青乃其類也祭天也黑為陰  
黃與之盛色而蒼與青乃其類也祭天也黑為陰  
從其類而巳故言放其止而用騂也凡必蒼也亦  
陽祀以該之也

周之始郊日以至

謂周家始郊祀適遇冬至是辛日自後用也至後  
辛日也

小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禘宮黃祖親考



之義也

告于祖廟而行事則如受命于祖此尊祖之義作  
猶用也用龜以卜而于禘宮此親考之義曲禮宮  
太饗不問卜既用冬至則有定日此但云卜郊則  
非卜日矣下文言帝牛不吉亦或此為卜牲歟不  
然則異代之禮也嚴陵方氏曰受命則受之而已  
命以其能始事故也於禘則質其可否焉於祖則受  
也於祖曰廟以其遠而禘則作龜以辨其能成事故  
而人事之也尊親之義又在於是矣作龜即灼龜  
事故以作言之

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

也

澤澤宮也於其中射以擇士因謂之澤宮又其宮  
近水澤故名也其日卜竟有司即以祭事誓戒命  
令衆執事者而君亦聽受之是受教諫之義也延  
周氏曰郊之禮歲有常而卜之必受命於祖廟者  
先王一舉事未嘗不稟受於祖則鬼神也受命於祖  
作龜必於禘者先王之親之故也致其義象則尊之  
而於禘則盡其仁仁則親之故也澤宮擇助祭之  
之所故冢宰於此誓命其助祭者而士亦親斥之  
蓋示其君之於臣其上也則有  
所受教而其下則受諫而已

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  
姓也

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王乃於庫門內集百官而戒之又於太廟之內戒其族姓之臣也  
日以一一人之尊亦親聽誓命則以嚴上故也聚衆而誓非為王之尊也特助祭者爾而王亦親聽之故有賜教諫之義百官授之謂也諸侯親而尊故於大廟戒之百官疏而卑故於庫門戒之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道鄉為田燭弗命而民聽上  
祭報報曰日時早晚及牲事之備具也汜埽洒也

而後埽也反道剗道路之土反之令新者在上也鄉郊內六鄉也六鄉之民各於田首設燭照路恐王行事之早也喪者不哭以下諸事皆不待上令而民自聽從蓋歲以為常也延平周氏曰祭報祭禮也以晝朝之服而所宗伯之報所以示民反禮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所以異其吉汜埽反道所去其舊鄉為田

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  
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也○陳氏曰合周官禮記而考之王之祀天內服大裘外被龍衮龍衮所以襲大裘也

戴冕操音藻璪十有一旒十則天數也乘素車其質也旒十有一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璪與藻同素車殷之木路也旒之旒與冕之旒皆取垂下之義餘見前嚴陵方氏曰龍也日月也數而聖人視之以為儀物之則故曰天之垂象聖人則也象而作焉則所以難知神而莫測故郊以明天道也

有長樂陳氏曰夫先王之祀天有文以明外天之象也

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郊祀后稷以配天故祭上帝者謂之帝牛祭后稷者謂之稷牛滌者牢中清除之所也此二牛皆在滌中為猶用也若至期以牲不吉或有死傷即用

稷牛為帝牛而別選稷牛也非在滌三月者不可  
為帝牛故以稷牛代之稷乃人鬼其牛但得具用  
足矣故云稷牛唯具人本乎祖故以祖配帝是郊  
之祭乃報本反始之大者嚴方氏曰謂之滌則  
足而巳不必二月之滌也充人掌繫祭之則人鬼  
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矣此止曰唯具者蓋芻之三月  
以牲亦芻之三月矣此止曰唯具者蓋芻之三月  
亦祀天神為禘人鬼則如之而已故有特而唯具  
曰郊祀也帝為禘以配天稷為宗人鬼而延平周氏曰  
是祖也此所配於園丘者昊天上帝而考之明堂  
帝何也天言其體帝言其用故對易之言則天與王  
異而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也考其言上帝與  
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也考其言上帝與  
此所生如陵方氏曰萬物以配祖也考其言上帝與  
曰祖所以配上帝人物所本如故推祖所以配天則

本而反始哉故言郊之祭大報本反始也

措音六

者音其

索色報反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  
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蜡祭八神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  
坊六水庸七昆蟲八伊耆氏堯也索求索其神也  
合猶閉也閉藏之月萬物各已歸根復命聖人欲  
報其神之有功者故求索而享祭之也長樂陳氏  
祭所以報本反始息老送終也其服王玄冕而有  
司皮弁素服高帶榛杖其性體臙辜其樂六樂而  
奏六變吹豳頌擊土鼓舞兵舞帔舞其致者川  
澤山林以至土示天神莫不與焉則合聚萬物而  
饗之者非特八神也而所重者八以其左有功於

田故也其神尊者非特先畜也而主先畜者以  
其始有事於田故也○馬氏曰萬物之所以成者以  
神有以相功於其幽民有力以致其明則勞之所謂  
以相其幽則報之民有力以致其明則勞之所謂  
百神之澤是也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  
報嗇也

畜與穡同先嗇神農也主如前章主百之主言為  
八神之主也司嗇上古后稷之官百種司百穀之  
種之神也報嗇謂報其教民樹藝之功嗇者其智  
足以利物立於其先司嗇者因其成法而謹司其  
戒而已故祭則以先嗇為主而以司嗇配之

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

農古之田畷有功於民者郵者郵亭之舍也標表  
田畔相連畷處造為郵舍田畷居之以督耕者故  
謂之郵表畷禽獸貓虎之屬也

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  
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  
與水庸事也

甲鼠田亦皆能害稼故食之者為有功迎者迎其  
神也坊隄也以蓋水亦以障水庸溝也以受水亦  
以洩水皆農事之備故曰事也眉山蘇氏以為迎  
貓則為貓之尸迎虎則為虎之尸近於倡優所為  
是以子貢言一國之人皆若狂也嚴陵方氏曰上  
相備也百種百穀則致所學以養人而不成故祭  
者也郵則田官於此有識者啜則田官於此有識  
者皆約農事之為處也故三者合為八蜡於此有  
鼠之與豕皆足以為田之害而貓與虎能食而除  
之迎其靈而祭之則謂之仁義也延平周氏曰  
索饗及於禽獸之仁言至義之君也盡於義不  
後至其仁而於仁之義言至君也盡於義不  
各因其才而使之仁言至義之君也盡於義不  
此使人之術與忠厚之道常見於祭祀之間也  
與水庸以其有忠厚之道常見於祭祀之間也  
事於我故祭之

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音蟻母作草木歸

其澤

此祝辭也宅猶安也土安則無崩圯水歸則無泛  
溢昆蟲謂蝗蝻之屬害稼者作起也草木各歸根  
于藪澤不得生於耕稼之土也

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

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

物之助成歲功者至此而老老則終矣故皮弁素

殺色介反 物之助成歲功者至此而老老則終矣故皮弁素

服葛帶榛杖以送之喪禮之殺也此為義之盡祭  
報其功則仁之至也周禮答罍章云國祭蜡則斂  
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

草服也

月令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此祭是也黃冠  
為草野之服其詳未聞嚴陵方氏曰水土昆蟲草

合聚以饗之故祝者皆辭言者送終如皮弁則  
送終之白素服則曰以衣送終也服之帶衣裳亦  
合言之則亦曰以衣送終也服之帶衣裳亦  
而合言之則亦曰以衣送終也服之帶衣裳亦  
喪而合言之則亦曰以衣送終也服之帶衣裳亦

也前言皮弁素服後言黃衣黃冠而祭者謂皮  
弁素服其言野夫黃冠則黃衣黃冠之為祭也  
是矣其言野夫黃冠則黃衣黃冠之為祭也  
弁素服則曰野夫黃冠則黃衣黃冠之為祭也  
義送終之白素服則曰以衣送終也服之帶衣裳亦  
土於土色者祭之也道也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  
夫之事取土於土色者祭之也道也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  
此故凡取土於土色者祭之也道也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  
曰故凡取土於土色者祭之也道也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  
言草笠以言其野也居曰野夫黃冠黃冠  
以草笠以言其野也居曰野夫黃冠黃冠  
者蓋作之始也今始也然於終章曰黃冠黃冠  
終則有始也今始也然於終章曰黃冠黃冠  
之息也往來未嘗息也然於終章曰黃冠黃冠  
者於歲也往來未嘗息也然於終章曰黃冠黃冠  
以送禮萬物之終也蓋萬物之生也  
以送禮萬物之終也蓋萬物之生也  
故報亦示其不忘之本也蓋萬物之生也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  
草笠而至尊野服也

諸侯鳥獸之貢屬大羅氏之掌其使者戴草笠是尊野服

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生也以戒諸侯曰  
好田好女者亡其國

鹿者田獵所獲女則所俘於亡國者客貢使也使  
者將返羅氏以鹿與女示使者以王命詔之使歸  
告其君而以王言戒之曰好田獵好女色者必亡

其國舊說如此然鹿可歲得而亡國之女不恒有  
其詳未聞也嚴陵方氏曰致鹿則所以戒好田  
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有一于此未或亡則好  
好田者固足以亡其國而可為戒也羅氏之戒  
好田則其皆陰事故也

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

瓜華瓜與果蔬之屬也天子所種者瓜華供一時  
之用而已不是收斂久藏之種也若可收斂久藏  
之物則不樹之惡與民爭利也此亦令使者歸告  
戒其君之事于天子者必助其祭祀也故其為  
而獵莫不從焉貢其禽於天子則大羅氏受之  
禽者諸侯之卿大夫也草笠而至尊野服者以

音凡大全 印詩生十一卷



諸侯及其臣皆野服馳騁從禽以助王之也其為忠  
 義亦不可奪矣而詔獻禽之客俾還告于其君以申  
 鹿與女于庭而曰好遊田以肆其好也  
 天子之戒勤也曰好國之遊道天子不荒者好女色  
 以肆其情欲也茲時鮮之物不可子以所不赦也華果  
 滋也瓜及果茲時鮮之物不可子以所不赦也華果  
 新供寢廟以非貪則利而也子乃樹植之遠而致之  
 植務收斂田奪其民之利而種之非絜亦戒諸侯毋廣  
 馬氏曰好終無歲之勤而好樂無厭而貪  
 豈可以民有好終無歲之勤而好樂無厭而貪  
 利無厭而貪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  
 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

也既蜡而收民息也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記四方者因蜡祭而記其豐凶也蜡祭之禮列國  
 皆行之若其國歲凶則八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  
 祭所以使民知謹於用財不妄費也移者寬縱之  
 義蓋歲豐則民財稍可寬舒用之也黨正屬民飲  
 酒始雖用禮及其飲食醉飽則亦縱其酣暢為樂  
 夫子所謂一日之澤是也農民終歲勤動而於此  
 時得一日之樂是上之人勞農之美意也既蜡之  
 後收斂積聚民皆休息故不興起事功也長樂劉  
 州之諸侯保其民者也各視其年之豐凶則蜡  
 之祭有行與不行焉所以謹民財不以豐凶傷其  
 衣食也順謂五氣時若成謂九穀皆登順成之方

其方乃通者以四方神所以致豐穰之勞也順成乃成  
八蜡不以此而收之也物既收則民息亦合之成也故其合  
聚而收之日民息已前息田夫此言君力不與相事  
已矣故曰民力之所致也夫息田夫此言君力不與相事  
且功本以息農夫則此土功則止謂君力不與相事  
宮則績於建亥之月而土功則止謂君力不與相事  
功則績於建亥之月而土功則止謂君力不與相事  
言節也周歲終矣萬物皆收成而百工皆告休故  
也既蜡則歲終矣萬物皆收成而百工皆告休故  
收民息已而道茲居反

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  
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

恒豆每日常進之豆也周禮醢人所掌朝事之豆  
註謂清朝未食先進口食也菹酢菜也水草昌本  
菹菹之類加豆周禮註謂尸既食后亞獻尸所加  
進之豆但醢人所掌是天子之禮此言諸侯之禮  
物既不同此朝事之豆與祭禮饋食薦孰之豆俱  
為恒豆而加豆則祭末醢尸所用也水物若羸醢  
魚醢是也菹醢皆以豆盛之嚴陵方氏曰恒豆謂  
所常進而有如者以恒而對加則加為恒豆謂  
對恒則恒為朝事饋食矣菹淹菜也醢為豆加謂於  
言恒則恒為朝事饋食矣菹淹菜也醢為豆加謂於  
之物則知下言水物即水產也上言陸產也  
草之和氣則知下言水物即水產也上言陸產也

邊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藝味而

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

道也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奢也若且日嗜目 卷音衣

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好去声 樂音

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

也而不可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

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

不可奢謂食之有節不可奢愛舊說謂質而無味

不能侈口不可好謂尊嚴之服器不可以供玩愛

武萬舞太武也以示壯勇之容不可常為娛樂宗

廟威嚴之地不可寢處以自安宗廟行禮之器不

可利用以為便交神明之義如此嚴陵方氏曰常

不敬故謂之常衰味交於神明者宜誠而不在味

故曰非食味之道也義言其所宜適言其所不在味

首言籩豆之實此言薦者實言實之於中薦言薦

之於上又曰水之屬謂若籩豆之實水土之品

可食之禮而不可屬謂若籩豆之實水土之品

路車即大路也為陳之勇壯之容而非所以樂其情

用武舞執于威也為陳之勇壯之容而非所以樂其情

焉宗廟奉鬼神以威靈之居而非所以樂其情

焉祭器不若若器之利而便於用樂者謂所安

而樂之不可奢則知後之所言矣此言先王之薦

儀皆不可奢言略車可陳而不可好則知素車之大

乘亦不可好也言宗廟之器可用而不可使其利也前則知疏布暴與夫蒲越豪鞞皆不可使其利也前則知其略後則知其詳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

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

筦簞之安而蒲越豪鞞之尚明之也太羹

不和貴其質也太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

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

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藝之甚也如是而后宜

未者五味之初先有水故水為五味之本未有繡

繡先有麤布故疏布為女功之始周禮司烜氏掌

以監取明水於月蓋取其潔也明之昭其禮之異

也雕刻鏤之也幾漆飾之幾限也安藝之甚言其

安甚藝也宜猶稱也餘並見前

以反始也嚴陵方氏曰夫味以淡為本感於鹹

無味故曰貴五味之本也黼作斧形其色則白與

黑散則謂之章以天地之文與青赤謂之文

赤與白謂之章以天地之文與青赤謂之文

故也績則五采之所會繡則五采之刺言文則

故也績則五采之所會繡則五采之刺言文則

故也績則五采之所會繡則五采之刺言文則

故也績則五采之所會繡則五采之刺言文則

章可知言繡則績可知是皆色之功之始也明之也者其始也  
者升多而密粗者升少而霧之類莫非明也也者其始也  
而後至於精故曰反女之功類莫非明也也者其始也  
以疏布之尚玄酒明水之類莫非明也也者其始也  
潔著之也若以質而無餘物之美者莫如玉者莫如圭則  
豪韞言之者淡為質而乘即前所謂乘素車是也則  
大羹則以淡為質而乘即前所謂乘素車是也則  
以玉為質而樸無非質也故前所謂乘素車是也則  
尊無非貴也樸無非質也故前所謂乘素車是也則  
其質而巳矣前曰無非質也故前所謂乘素車是也則  
猶有義焉安褻則甚矣樂同於所安樂之言義此曰不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  
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  
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

黃目黃彝也卣壘之類以黃金鑄其外以為目因  
名焉用貯鬱鬯之酒有芬芳之氣故云鬱氣中中  
央之色也奇偶見前  
即黃目鬱氣之上尊也蓋冬周氏曰司尊彝之職秋  
而復於本反於土則終矣故飾用黃復於本則於  
以自見故飾用目然周禮謂之辨此謂之尊何也  
蓋以辨對尊則辨為常尊為變以尊對辨則辨為  
尊曰彝為卑及離而為常尊為變以尊對辨則辨為  
氏曰為目之用故其氣也明鬱在也而水為一也故  
以火為用故其氣也明鬱在也而水為一也故  
中火也直達於外非酌於中而於外也夫酌之於  
中不飲酒於外之義乎此中明於外也夫酌之於  
非清明於外之義乎此中明於外也夫酌之於

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聲而已矣醴醢之

禮記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

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

此濟和氏義祭醢義之聲調和而後斷割其肉也貴其義是貴聲和之  
意割之曰也祀人煎嚴  
也亦以非獨非用所天方氏曰鹽非煎以鍊治之則不成故謂之  
此意也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

緇之其綏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

之可也

冠義言冠禮之義也冠禮三加先加緇布冠是太古齊時之冠也緇布為之不用笄用頰以圍髮際而結於項中因綴之以固冠耳不聞有垂下之綏也此冠後世不復用而初冠暫用之不忘古也冠禮既畢則敝棄之可矣王藻云緇布冠績綏是諸

侯位尊盡飾故也然亦後世之為耳○石梁王氏  
曰冠一段當附冠義思延平周氏曰齊則緇之以以  
孔子以為吾未之聞然非天子不議禮雖孔子亦  
不得之可也當世之冠尚則冠之加綏雖非禮但冠  
而棄之可也蓋敝有棄意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  
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

著代顯其為主人之次也酌而無酬酢曰醮客位  
在戶牖之間加有成加禮於有成之人也三加始

冠緇布冠次加皮弁又次加爵弁也喻其志者使  
其知廣充志意以稱尊服也此適子之禮若庶子  
則冠於房戶外南面醮亦戶外也夏殷之禮醮用  
酒每一加而一醮周則用醴三加畢乃總一醴也  
嚴陵方氏曰冠者成人之服阼者主人之階所以  
明之也醮則以酒澤之也每加則一醮是蓋酒所  
以饗賓客之物故醮於客位是於客位冠於阼  
期之也醮於客位是於客位冠於阼是於客位  
入之道故弁之禮加之故曰加有也然緇布之  
粗不若皮弁之精皮弁之質不若爵弁之文故曰  
三加彌尊非特冠則志宜爾大故曰喻其志也  
冠禮考之非特冠則志宜爾大故曰喻其志也  
衣履彌尊至於祝辭醮辭亦然所以喻其志則一而已

委貌周道也童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

母音牟追音堆

道也

委貌章甫毋追皆緇布冠但三代之易名不同而其形制亦應異耳是皆先王制禮之道故皆以道言之委貌即玄冠舊說委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所以表明丈夫毋發聲之辭追猶推也以其形名之此一條是論三加始加之冠

周弁殷皐夏收

皐音詡

周之弁殷之皐夏之收各是時王所制以為三加之冠舊說弁名出於槃槃大也皐名出於憮憮覆也收所以收斂其髮也形制未聞

三王共皮弁素積

皮弁以白鹿皮為之其服則十五升之布也白與冠同以素為裳而辟積其要中故云皮弁素積也三代皆以此為再加之冠服延平周氏曰委貌章與弁命以形三代不同者所以趣時也皮弁素積三代之者立本也蓋皮弁初加之緇布冠是弁方氏曰委貌章甫毋追即皮弁初加之緇布冠是皮弁是矣周尚文故曰委貌周道也皮弁則以白鹿皮為之素積則以素為裳言裳則衣可知裳必疊幅故謂之積服其服將以行道故每以道言之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



未造也

諸侯大夫之冠一如士禮行之下章所謂無生而

貴者也夏之末造言夏之末世所為耳曰冠平周氏

昏猶不止於大夫無冠禮而有昏禮之天子之末

天子之元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

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

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元子適長子也其冠亦行士之冠禮無生而貴言

有德乃有位也立諸侯以繼其先世以其能法前

人之賢行也以官爵人必隨其德之大小而為降

殺也死必有謚今由之變禮也殷以前大夫以上

乃為爵死則有謚周制雖爵及命士死不謚也

方氏曰綱諸侯者有冠禮大夫則無之者蓋諸侯

繼世以立大夫以象賢大爵之不繼世其德也諸侯

官有延平周氏曰繼世賢大爵之不繼世其德也諸侯

天子之命之迹故古者生有爵則皆死乃請謚於

天子特其自謚也耳但死則皆有謚蓋未嘗請謚於

故曰死而謚今也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先王制禮皆有精微之理所謂義也禮之所以為尊以其義之可尊耳玉帛俎豆各有多寡厚薄之數數之陳列者人皆可得而見義之精微者不學則不能知也祀史其能知之乎中庸曰明乎郊社之禮辨彛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此總結前章冠義以下之語子曰此蓋秦火之前典籍備具之時不可得而知矣况今亡逸之餘數之存者不能什

一則禮之不可以為祝史之事而忽之也○延平周氏曰禮之數也禮之所尊尊其義也而禮之數者禮之數也禮之所尊尊其義也而禮之數者禮之數也禮之所尊尊其義也而禮之數者禮之數也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

取去聲  
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遠去聲 別彼列反

附遠附猶託也託於遠嫌之義也厚別重其有別  
之禮也幣誠辭腆是欲告戒為婦者以正直誠信  
之行信其能盡事人之道信其能有為婦之德也  
此以下言昏禮之義○鄭氏曰齊謂共牢而食同  
尊卑也○石梁王氏曰昏一段當附昏義○馬氏  
以將其昏則不可不誠辭者所以導情則不可不  
將意厚也○君以無所辭不用其誠與厚至於不  
之甚焉故曰君以無所辭不用其誠與厚至於不  
地合萬物與昏禮之合二姓蓋本於嚴方夫始然  
後有父物與昏禮之合二姓蓋本於嚴方夫始然  
取則異姓所以附遠於取則異姓所以附遠於取則  
附則所以通人無情而辨道無已則幣所道無以  
者辭所以通人無情而辨道無已則幣所道無以  
意辭所以通人無情而辨道無已則幣所道無以  
故也幣以事人者必以告信而煩人故也幣以事  
直信以幣以事人者必以告信而煩人故也幣以事

為婦德也上兼言直而下不釋直者蓋信而無偽  
則直在其中矣不改則不改而他適也以其不可  
改故雖夫  
死不改嫁夫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  
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  
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  
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  
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先謂倡道之也執摯奠鴈也行敬以明其有別故

云敬亭別也。有別則一本而父子親親之殺則  
義生禮作而萬物各得其所矣。禽獸知有母而不  
知有父無別故也。馬氏曰：男子親迎而男婚  
之際則如此。至天者，剛臣先其義，一也。意也。而男先於女，不  
地則代終。人君之私，倡而臣主乎。和擊者，交之始。而  
所以致人。執私而相見，所以於敬。章別也。上男女之相，際  
不可不致。正故執私而相見，所以於敬。章別也。上男女之相，際  
出於天性。自然而曰：男女有別，道喪而後，父子之親，何也？  
蓋男女無別，於內則不可得，而外則有別。然則父子之親，何也？  
雖父子之親，亦不可得。而外則有別。然則父子之親，何也？  
父義相親，亦不可得。而外則有別。然則父子之親，何也？  
友兄弟義，亦不可得。而外則有別。然則父子之親，何也？  
接此萬物，亦不可得。而外則有別。然則父子之親，何也？  
分此萬物，亦不可得。而外則有別。然則父子之親，何也？  
安皆起於物，亦不可得。而外則有別。然則父子之親，何也？  
哀公問政，亦不可得。而外則有別。然則父子之親，何也？  
北則庶物，亦不可得。而外則有別。然則父子之親，何也？

之義故曰無別無  
義禽獸之道也

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  
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太門

先去聲

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  
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

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

親御婦車而授之綏，是親愛之義也。親之乃可使

之親也故曰親之也者親之也太王爰及姜女文  
王親迎于渭皆是敬而親之之道以至於有天下  
故曰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大門女家之門也先  
婿車在前也女從男婦車隨之也夫也者丈夫也  
丈夫者以才智帥人者也嚴陵方氏曰親授綏  
親御亦所以敬之也敬所以為義所以為親  
義故有所以得無所不從婦主於聽故有門而無所帥  
夫也女從男夫大無不從婦主於聽故有門而無所帥  
帥也女從男夫大無不從婦主於聽故有門而無所帥  
者也有三從之義無一端基於此故出乎大門而無所帥  
夫也女從男夫大無不從婦主於聽故有門而無所帥  
所謂不恒其德而從婦人則非也制人而不制於人故

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也

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

服玄冕而致齊戒是事鬼神之道鬼者陰之靈神  
者陽之靈故曰鬼神陰陽也今昏禮者蓋將以主  
社稷之祭祀承先祖之宗廟也可不以敬社稷與  
先祖之禮敬之而玄冕齊戒乎嚴陵方氏曰以交  
陰陽之配固所以致敬也社稷主者夫為主於外  
婦為主於內故也此則主有土者言之先則通天  
有夫有婦然後可以傳世而後其先也此則通天  
下言

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  
爵坐以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主

禮記卷之六十一 祭義第十一 四十四

作牢用陶匏テラテラ厥明婦盥饋テラテラ舅姑交食テラテラ婦餒テラテラ  
餘私之也テラテラ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テラテラ  
之室也昏禮不用樂テラテラ幽陰之義也樂陽氣テラテラ  
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テラテラ

牢，俎也，尚禮然謂古來所尚之禮如此，其牢之禮  
雖二主所作而俎之外器用皆如古者之用陶匏  
重夫婦之始也，厥明昏禮之明日也，盥饋盥潔而  
饋，養也，人之序謂相承代之次序也，夫尊則婦亦

卒子恤反 餒音後

有虞氏之祭也テラテラ尚用氣テラテラ血腥爛祭用氣也テラテラ  
尚用氣以用氣為尚也テラテラ初以血詔神於室次薦腥テラテラ

尊夫而己則亦早故曰同尊卑尊卑故曰尊卑  
從夫而己則亦早故曰同尊卑尊卑故曰尊卑  
卑而己則亦早故曰同尊卑尊卑故曰尊卑  
女為室故以主人之階又曰昏禮之室為之  
父之序在婦則室之階又曰昏禮之室為之  
親此言幽陰之家三代之始不舉樂所以  
經云齊之幽陰之家三代之始不舉樂所以  
妻賀其有容也蓋有思也然因欲其幽也  
長樂陳氏曰容而巳故幽思也然因欲其幽也  
昏則陰義故曰容而巳故幽思也然因欲其幽也  
然則昏禮不為禮事大司而聲為禮教者親則  
干凶禮不為禮事大司而聲為禮教者親則  
謂也其義矣有昏會酒中而作樂不方士非之可

肉於堂燭次腥亦薦於堂皆未熟故云用氣此以下至篇末皆言祭禮嚴陵方氏曰血腥燭三者皆然燭之氣不若腥之全腥之氣不若血之幽故其

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

此序如牲未殺則未有臭味故云臭味未成滌蕩宣播之意鬼神在天地間與陰陽合散同一理而聲音之感無間顯幽故殷人之祭必先作樂三終然後出

而近牲於廟門之外此是欲以此樂之聲音號呼而詔告於兩間庶幾其聞之而來格來享也先求諸陽凡聲陽也嚴陵方氏曰殷人尚聲者以未用也故滌蕩之則存乎其未用也故也臭未成者以陽成於虛滌蕩之則存乎其未用也故也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鬯自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

禮記卷之六 郊特牲 四十六

周人尚氣臭而祭必先求諸陰故牲之未殺先酌鬯酒灌地以求神以鬯之有芳氣也故曰灌用鬯臭又擣鬱金香草之汁和合鬯酒使香氣滋甚故云鬱合鬯也以臭而求諸陰其臭下達於淵泉矣灌之禮以圭璋為瓚之柄用王之氣亦是尚臭也灌後乃迎牲是欲先致氣於陰以求神故云致陰氣也○石梁王氏曰四臭字本皆句絕然細別之鬯灌之地此臭之陰者也蕭炳上達此臭之陽者也亦有義姑從釋文

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炳

蕭人曰蕭凡祭慎諸此

蕭香蒿也取此蒿及牲之脂鬯合黍稷而燒之使其氣旁達於墻屋之間是以臭而求諸陽也此是周人先求諸陽之禮既奠謂薦孰之時蓋堂上事戶禮畢延尸於戶內而薦之孰祝先酌酒奠於銅羹之南而尸猶未入蕭脂黍稷之燒正此時也馨香即黍稷也既奠以卜是明上文炳蕭之時非再炳也此是天子諸侯之禮非大夫士禮也虞氏尚氣殷人尚聲周人尚臭皆以宗廟之有言之主也至於天地之祭則天以升煙為主地以薦室腥燭薦於堂有虞氏則血與腥燭皆以為祭

於室腥燭薦於堂有虞氏則血與腥燭皆以為祭



是故為尚氣也所謂先灌者先灌以諸陰之陽然以而後已矣然  
則有虞氏之尚氣者亦謂鬼神之所居也  
氏曰有味敬之氣至則以味謂鬼神之所居也  
在曰於血祭盛氣也又曰郊有血所祭之大饗腥三以血而為  
記曰不敬祭盛氣也又曰郊有血所祭之大饗腥三以血而為  
孰皆不敬祭盛氣也又曰郊有血所祭之大饗腥三以血而為  
從而死也魂歸於土魄歸於水魄歸於地魄歸於地魄歸於地魄歸於地  
殷人尚魂魄歸於土魄歸於水魄歸於地魄歸於地魄歸於地魄歸於地  
聲樂三闕然所歸於地魄歸於地魄歸於地魄歸於地魄歸於地魄歸於地  
鬼神之氣處於地魄歸於地魄歸於地魄歸於地魄歸於地魄歸於地  
告而氣有已於天既地尚之別而周人尚之至觀者而傳曰禘自以氣  
陰而氣有已於天既地尚之別而周人尚之至觀者而傳曰禘自以氣  
灌而氣有已於天既地尚之別而周人尚之至觀者而傳曰禘自以氣  
足既知周者尚和之意鬱也者又曰至觀者而傳曰禘自以氣  
歸於地魄歸於地魄歸於地魄歸於地魄歸於地魄歸於地魄歸於地  
淵泉地非諸陰也灌以足圭其汁神蓋人合死也草而為魄  
之意也先求其意各始也

時也迎牲在於祭之始而既灌之後然以下之迎  
而殺之是其在於祭之始而既灌之後然以下之迎  
者言魄也然陽後為於人皆以周人尚氣也  
蓋魂之具則後陽後為於人皆以周人尚氣也  
諸陽之非不知有求諸虞氏之周人尚氣也  
先求諸陽之非不知有求諸虞氏之周人尚氣也  
而尚其意各始也

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  
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詔  
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  
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

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

諸遠者與

詔告也詔祝於室謂天子諸侯之祭朝事之時祝  
取牲之腓骨燎於爐炭而入告神於室也坐於  
堂者灌鬯之後戶坐戶西南面也用牲於庭謂殺  
牲也升首於室升牲之首也直祭正祭也祭以薦  
孰為正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於神主如云薦  
歲事于皇祖伯某甫是也索求也求索其神靈而  
祭之則祝官行祭于祊也祊有二一是正祭時設

祭于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而祭之詩云祝祭于  
祊此則與祭同日一是明日繹祭祭於廟門之外  
也於彼於此言神在於彼室乎在於此堂乎或諸  
遠人者或遠離於人而不在廟乎尚庶幾也祭于  
祊庶幾所求之於遠處乎嚴陵方氏曰詔祝於室  
堂即羹定詔於堂用牲於庭即納牲於室於室  
將以用牲故言於堂升首於室即升首於室於室  
祭以割牲登其首直祭於室即升首於室於室  
祝于祊散無事是也索求於室即升首於室於室  
以神之散無事是也索求於室即升首於室於室  
疑神之遠人然不可舍是以之問不以求而索者  
諸遠者與夫廟門之旁豈實為違人乎故以尚言之

祊之為言倮也所之為言敬也富也者福

四九

也首也者直也相饗食之也嘏長也大也尸  
陳也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  
貴純之道也

相去聲

倥遠也承上文求諸遠者而言尸有所俎是主人  
敬尸之俎也人君嘏辭有富以福言也牲體首在  
前升首而祭取其與神坐相直也相詔侑也所以  
詔侑於尸欲其享此饌也尸使祝致嘏辭于主人  
嘏有長久廣大之義也尸神像當為主之義今以  
訓陳記者誤耳殺牲之時先以毛及血告神者血

在內是告其幽毛在外是告其全也貴純者貴其  
表裏皆善也嚴陵方氏曰福而有假之義中肅言  
其祿故大故曰嘏長也祿壽且壽祿為五福之先  
故必以長大言之天保曰降爾嘏福此福所謂長  
也楚茨曰以介景福此福所謂大也

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祭黍稷

加肺祭齊齊去聲加明水報陰也取脾脾音律帶音僚燔音煩燔燔升

首報陽也明水沈音稅齊去聲沈齊齊音齊貴新也凡沈新之也  
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潔著此水也

有血有氣乃為生物血由氣以滋死則氣盡而血亦枯矣故血祭者所以表其氣之盛也肺肝心皆氣之所舍故云氣生周祭肺殷祭肝夏祭心也祭黍稷加肺者謂尸隨祭之時以黍稷兼肺而祭也祭齊加明水謂尸正祭之時陳列五齊之尊又加明水之尊也祖考形魄歸地屬陰而肺於五行屬金金水陰也故加肺加明水是以陰物而報陰靈也脾營腸間脂也先燔燎于爐至薦孰則合蕭與黍稷燒之黍稷陽也牲首亦陽體魂氣歸天為陽此以陽物報陽靈也明水陰鑑所取月中之水沈猶清也涕漉五齊而使之清故云沈齊所以設明

水及沈齊者貴其新潔也凡沈新之也專主沈齊而言故下文又釋明水之義潔者潔淨而明著也自月而生故謂之明周禮五齊一泛齊二醴齊三盎齊四緹齊五沈齊嚴陵方氏曰血腥爛祭用氣肺聚於幽而散於明也然腥爛之氣不若血之幽三則金以三代之所主也肝心火氣之曰血若盛氣也陰之類也燔燎之代則所司燔者地產皆言陽上言祭者取之皆曰取者何也求乎人之情報主乎相報而求此皆曰報而何也官司尊人之情報主乎相報而求此皆曰報而何也酌以五齊之濁謂之釀齊也此齊之醴齊也同沈齊而酌之此齊之醴齊也解之也沈齊而酌之此齊之醴齊也解之也

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其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

服者服順於親也拜服也謂再拜是服順也稽首為服順之甚肉袒為服順之盡言服順之誠在內今又肉袒則內外皆服矣故云服之盡祭主於孝

士之祭稱孝孫孝子是以祭之義為稱也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不但祭祖與禰而已其祭自曾祖以上惟稱曾孫故云稱曾孫其謂國家也蓋大夫三廟得事曾祖也上士二廟事祖禰中下士一廟祖禰共之相詔侑於尸也相者不告尸以讓蓋是主人敬尸自致其誠敬盡其嘉善無所與讓也周氏曰天子尊而不可屈之勢而為之稽首肉袒教下莫不有尊而不可屈之勢而為之稽首肉袒以素為貴父祖之必稽首兼食以後以文為朝踐首不素為貴父祖之必稽首兼食以後以文為朝踐君臣之事也非子孫之事也對祖禰稱之孝方氏曰孫然其序先孫而後子孫者對祖禰稱之孝

禮記卷之六十一 祭義第十一 五十二

肆音別 念而審友

腥肆爛炗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舉羊角詔安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祭之為禮或進腥體或薦鮮別或進湯沈或薦煮孰豈知神果何所享乎主人不過盡其敬心而已耳學與角皆爵名詔告也安安也尸始即席舉學角之時祝告主人拜尸以安安其坐前篇言夏立尸而卒祭此言告者蓋指夏時也夏之禮尸無事則立有飲食之事然後得坐也尸所以象所祭者

故曰神象為祝者先以主人之辭告神後以神之辭告主人故曰將命之嚴勝方氏曰凡牲解而進之而末膾之謂爛孰而為殺之謂體而陳之謂肆命也主人謂子行也及祝拜安尸之謂體而陳之謂肆命也主人謂子行也及祝拜安尸之謂體而陳之謂肆命也主人謂子行也及祝拜安尸之謂體而陳之謂肆命也

縮酌用茅明酌也

縮酌也酌斟酌也謂醴齊濁涕而後可斟酌故云縮酌也用茅者以茅覆藉而涕之也周禮三酒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事酒為事而新作者

其色清明謂之明酌言欲泝醴齊則先用此明酌和之然後用茅以泝之也

**醖酒** 泝于清汁獻泝于醖酒

醖酒蓋齊也泝泝也清謂清酒也清酒冬釀接夏而成蓋齊差清先和以清酒而後泝之故云醖酒泝于清以其差清故不用茅也汁獻謂摩挲拒鬯及鬱金之汁也拒鬯中有煮鬱又和以蓋齊摩挲而泝之出其香汁故云汁獻泝于醖酒也。疏曰以事酒泝醴齊清酒泝蓋齊今泝拒鬯乃用蓋齊而不以三酒者五齊畢故用三酒泝之拒鬯尊故

用五齊泝之也

**猶明清與醖酒于舊澤之酒也**

上文所泝二者之酒皆天子諸侯之禮作記之時此禮已廢人不能知其法故言此以曉之曰泝醴齊以明酌泝醖酒以清酒泝汁獻以醖酒者即如今時明清醖酒泝于舊醴之酒也猶若也舊謂陳久也澤讀為醴醴者醴醴釀之名後世謂之醴酒嚴陵方氏曰醴齊必縮之者以其充濁故泝之而巳汁獻左不若醴齊之濁故以清酒泝之而巳齊酒不止於此三者所以裸事用糝齊朝事用醴饋食用蓋齊尊鼻之此皆古禮後世以舊澤之酒於此故指是言之此皆古禮後世以舊澤之酒

清酒醱酒其理則同○山陰陸氏曰縮酌醴齊也  
以釀酒以流之在盞故謂之齊以挹之在醴故謂之  
執已後夫言齊以流之水及澆之也且齊知然者以宗婦  
而也齊也謂之齊以流之水及澆之也且齊知然者以宗婦  
之獻也月令曰天時雨汁

###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

此泛言祭禮又有此三者之例如周禮所云祈福  
祥求永貞祈年于田祖詩言春夏祈穀之類是祈  
也報謂獲福而報之祭禮多是報本之義由用也  
辟讀為弭如周所謂弭災兵遠罪疾之類由弭者  
用此以消弭之也嚴陵方氏曰欲彼之有于也故  
帝載芟之祈社稷之類是也因彼之有施也故有

報以反之若豐年之報也人情之所不能免者  
聖人有以周氏曰祈也報也人情之所不能免者

### 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

齊而玄冠玄衣順鬼神幽黯之意且以致其陰幽  
之思也見其所祭之親精誠之感也凡嚴陵氏曰  
則靜也見其所祭之親精誠之感也凡嚴陵氏曰  
靜天機則動幽則深淺則明天機之動也凡嚴陵氏曰  
豈其德致其思哉故必貴乎以陰幽也君子之心  
象其德致其思哉故必貴乎以陰幽也君子之心  
齊必見其所祭之神為鬼而靜而深故也為神而齊必  
見其所祭之神為鬼而靜而深故也為神而齊必

禮記大全 郊特牲十一 五五



禮記大全卷之十一終

張翰林校正禮記大全卷之十二

內則第十一

疏曰閨門之內執儀可則故曰內則○石梁王氏曰此篇於曲禮之義為多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眾兆民

冢宰掌邦治而治國者必先齊家降德者下其德教於民也孝為德之本故首言子事父母之道○石梁王氏曰註分后王作兩字解不通書說命后王君公后王猶言君王天子之別稱也鄭註皆非

記者本意但據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則教典  
在所兼統如此亦可解鄭分天子諸侯其無意義  
東萊曰氏曰內則一篇首言后王命冢宰降德于  
衆兆民蓋三代所以教天下者皆以是自秦漢以  
來外風信而論政事不復以人家事為問矣○  
禮方氏曰宰冢居六卿而降之長而以道佐王若也  
道以道之故德乃得而教之而冢宰六卿之長佐  
為天子民之降下也德得也謂以人所得於天子  
天子者降下也德得也謂以人所得於天子  
理立為教法命冢宰降下其德教於衆兆民俾效  
之法也

子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擲綖笄總拂髦  
冠綖纓端韞紳擗笏

盥洗手也漱滌口也櫛梳也綖黑繒韞髮者以綖  
韞髮作髻訖即橫插笄以固髻總亦繒為之以束  
髮之本而垂餘於髮後以為飾也拂髦振去髦上  
之塵也髦用髮為之象幼時剪髮為髻之形此所  
陳皆以先後之次櫛訖加綖次加笄加總然後加  
髦著冠冠之纓結於頷下以為固結之餘者下垂  
謂之綖端玄端服也衣用緇布而裳不同上士玄  
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也服玄端著韞又加紳大  
帶也搢插也插笏於帶中韞以韋為之古者席地  
而坐以臨俎豆故設蔽膝以備濡漬韞之言蔽也  
在冕服謂之韞他服則謂之韞○項氏曰髦者以

髮作偽髻垂兩眉之上如今小兒用一帶連雙髻  
橫擊額上是也

左右佩用左佩紛悅刀礪小觶金燧

紛數文反悅音稅 觶力圭反  
所佩之物皆是備尊者使令之用紛以拭器悅以  
拭手皆巾也刀礪小力與礪石也觶狀如錐象骨  
為之小觶所以解小結者金燧用以取火於日中  
者嚴陵方氏曰雞初鳴咸虛報者夙興以致其潔  
也左右皆事也故言用而與德佩異矣

右佩玦捍管帶大觶木燧

玦射者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而開弓體也捍

拾也韜左臂而收拾衣袖以利弦也管舊註云筆  
彊其形制未聞帶刀室也太觶所以解大結木燧  
鑽火之器晴則用金燧以取火陰則用木燧以鑽  
火也嚴陵方氏曰或謂玦即決也且珍飾焉故從玉

偏

即詩所謂邪幅也偏束其脛自足至膝故謂之偏

纁者綦

著音所 綦音忌

綦履頭之飾即紉也說見曲禮著猶施也○朱子  
曰綦鞋白帶也古人皆旋繫今人只從簡易綴之

於上如微帶然長樂陳氏曰於上如微帶然子之事而男子亦佩也  
亦謂之藝書曰用汝作履是也詩曰童子佩剛  
購成人之服衛惠公服成人之服以韋為之亦謂之童子佩剛  
謂詩人刺之捍韜臂也取火為之亦謂之童子佩剛  
氏夫逐取明火於日鑿陰則取火於木燧周禮曰先儒  
也鑿鏡世謂之方鑿蓋取明水於中夫逐取明火於木燧  
火坎者陰中謂之方鑿蓋取明水於中夫逐取明火於木燧  
召謂之方鑿蓋取明水於中夫逐取明火於木燧  
故謂之方鑿蓋取明水於中夫逐取明火於木燧  
體言於取夫火言夫逐取明水於中夫逐取明火於木燧  
赤帶在股邪幅在下左氏曰帶裳幅互相係則也詩曰  
以幅帛邪纏於足故謂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內則也蓋  
謂之幅帛邪纏於足故謂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內則也蓋  
婦人不用詩諸侯朝天子也故邪幅之所行滕男也故  
婦人不用詩諸侯朝天子也故邪幅之所行滕男也故  
婦人不用詩諸侯朝天子也故邪幅之所行滕男也故  
婦人不用詩諸侯朝天子也故邪幅之所行滕男也故

### 笄總衣紳

衣平聲

笄今之簪也衣紳玄端緇衣之上加紳帶士妻之  
服也采子曰婦人冠則所謂髻笄即為固  
服也采子曰婦人冠則所謂髻笄即為固  
服也采子曰婦人冠則所謂髻笄即為固  
服也采子曰婦人冠則所謂髻笄即為固

左佩紛帨刀礪小觶金燧右佩箴管線纒  
施系屨大觶木燧衿纓綦履以適父母舅

### 姑之所

於其鳩反

箴管箴在管中也箴者皆囊屬施箴者皆囊屬施  
線纒也衿結也纓香囊也山陰陸氏曰刀礪礪所  
箴綦履以綦約纒長樂陳氏曰男女事父母婦  
事舅姑皆有纒以佩容臭則與女子許嫁之纒不

同鄭氏曰婦人有纓示有較不屬誤矣何則許嫁已纓持嫁無所復施既嫁夫說之矣無所復用則事以五采為之然則事父母舅姑之纓亦五采歟

及所下氣怡聲問未燠寒疾痛疴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

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

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

苛亦也抑按搔摩也温承藉之義謂以柔順之色承藉尊者之意若石薄藉之承玉然

禮音注

饋醢酒醢毛羹菽麥蕡稻黍梁秫唯所欲

饋厚粥醢薄粥也毛羹以菜雜肉為羹也蕡大麻子

禮音怡 黃豆曰菹 宜豆曰豆 免音問 免音考 滌思酒反

棗栗飴蜜以甘之菓菹粉榆兔莞修隨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

退

飴錫也董菜名菹似董而葉大榆之白者名粉兔新鮮者薨乾陳者曰菹菹粉榆四物或用新或用

舊也滑說文久泚也隨滑也滑瀧滑之滑者也凝  
者為脂釋者為膏其之滑之膏之皆謂調和飲食  
之味也此篇所記飲食珍羞諸物古今異制風土  
異且不能盡曉然亦可見古人察物之精用物之  
詳也長樂劉氏曰及所下氣怡聲恐驚其寐也問  
氣弗寧也拆謂按摩之搔謂孤撓之皆所以撫恤  
衰病而一出於敬不敢所宜以助其力也出入則或  
先或後敬扶持之相敬所宜以助其力也出入則或  
問其意之所扶食者則敬順其心以進之和不柔其  
色以溫之芬芳其意必養其志常使其歡欣樂而子之  
也孝子之如事親也必致其不屬問衣之與傷微之使  
室下氣則非如是莫之致矣○嚴陵方氏曰所即寢  
宜通而塞衣之寒將加之使溫也己發而傷疾也  
右則扶持之如養則搔也或謂先引之苟不以敬何

別於犬馬故每以敬言之沃盥以水者勞故少者  
奉水者通人己之情也各不同故唯父母親之  
色所自菽以已性其味也菓實齒蜜故曰常以  
之所欲順其調以故有免也董宣粉榆四者常用  
之物然所謂有故謂調免也此數者其性為滑故  
曰以滑之周官有謂調免也此數者其性為滑故  
之官所謂膏香所調之類者此也父母舅姑必嘗  
也而後退則高聲以知集得所故也所自故者則  
而自下則氣怡聲以知集得所故也所自故者則  
而下則氣怡聲以知集得所故也所自故者則  
**男女未冠笄者鷄初鳴咸盥漱櫛縱拂髦**  
**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  
**美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

總角總聚其髮而結束之為角童子之飾也容臭香物也助為形容之飾故言容臭以纓佩之後世香囊即其遺制昧晦也爽明也昧爽欲明未明之時嚴陵方氏曰後言男角女羈此燕男女而止曰佩用而止佩臭者示未也臭謂香物若蘭蕙之屬不於視瞻之事未能專之也特可以佐長者而已○觸尊者故香物也

凡內外鷄初鳴咸盥漱衣服歛枕篔灑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

篔徒黠反灑所買反掃去声

古人枕席之具夜則設之曉則歛之不私執之用嚴陵方氏曰歛則收而藏之必歛枕篔塵而去之室堂及庭則自用故也灑掃則用席則所以待尊者之行事各從其自內以及外也布席則所事于外之類是矣早寢則未與乎味爽之朝唯所欲食無時則以弱而味勝其制節且養之不可不備也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其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其

慈愛也謂敬愛其親故以旨其之味致其愛各從

其事者各治其所當為之事也晚朝為多○鄭氏  
曰異宮崇敬也張子曰古者有東宮西宮有南宮  
人慮遠目下雖似相疏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  
數同之小庖則異之不為害又異宮乃容子得伸  
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嚴陵方氏曰尊卑之際  
辨則敬同則衰故父子坐不同席居必異宮所以  
致其敬也然責貴者其禮宜詳責賤者其禮宜略  
故由命士以上然後父子異宮也周官典命子男  
之命士則士固有不命者矣朝見曰朝夕見曰  
夕昧爽而朝則晨省之禮也日入而夕則昏定之  
禮也○長樂劉氏曰不有旨耳以達其慈則曷異  
於無祿也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奉長者奉  
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歛席御

與童髮衣篋枕歛篋而獨之獨音獨

將坐且起時也奉坐席而鋪者必問何向何向何所牀說文云安身之几坐非今之卧牀也將  
坐之時少者執此牀以與之坐御待者舉几進之  
使之憑以為安則必篋在席上旦起則歛之而篋  
又以獨韜之者以親身恐穢汙也衾則束而懸之  
枕則貯於篋也長樂劉氏曰侍父毋舅姑行遊於  
請欲何向也將憇而卧於他則長者奉席而前  
請安而何趾也將憇而不敢斥言其首敬之至也坐卧所  
讓於長者上下之分禮宜然也謂坐之將起寢之



將與也凡席之徹衾枕之飲則賤者尸之不必子婦也

父母舅姑之衣衾篋席枕几不傳杖履祇

敬之勿敢近敦半卮匝非餒莫敢用與恒

食飲非餒莫之敢飲食

傳移也謂此數者每自置之有常處子與婦不得輒移置他所也近謂挨福之也敦與半皆盛黍稷之器半讀為整土金也此器則木為之象土金之形耳卮酒器匝盛水漿之器此四器皆尊者所用子與婦非餒其餘無敢用此器也與及也及尊者

所常食飲之物子與婦非餒餘不敢擅飲食之也

慶源輔氏曰凡此所以養其孝心也孝人心之所固有後世禮教不明日就銷練有不自知者矣若夫動容周旋中禮者則又成德者之事也

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餒既食恒餒父

沒母存家子御食群子婦佐餒如初旨耳

柔滑孺子餒

佐餒者勸勉之使食而後餒其餘也既食恒餒者盡食其常食之餘也御食侍母食也如初如父在

時也山陰陸氏曰謂之恒餒則著以其美者孺子故家子御食焉御侍也言術至矣群子婦佐餒如

初然後可以至於無窮也昔其柔滑孺子餒者所以  
慈幼也養老慈幼於是為至

唯上聲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

歲於月及時於界及聲音帝咳苦受及跛彼義反睇音弟垂吐卧反洩音替

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噦咳

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洩

應之辭唯為恭噦嘔逆之聲也莊子大塊噫氣詩願言則噦咳嗽聲也氣乏則欠體疲則伸偏任為

跛依物為倚睇視傾視也洩自鼻出者

寒不敢龍瘡不敢搔小有敬事不敢袒裼

不涉不擐褻衣衾不見裏

見音規

襲重衣也袒與裼皆禮之敬故非敬事不袒裼也

不因涉冰則不揭裳不見裏為其可穢嚴陵方氏

咳則聲為不恭欠伸跛倚睇視則貌為不恭唾洩

則聲貌俱為不恭矣故每不敢為也寒不敢襲瘡適已之便故也

父母唾洩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

見音規

漱平聲

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綴請補綴

辟胡管反

綻直音反初女陳反

綴音拙

唾洩不見謂即刷除之不使見於人也漱澣皆

內則上二卷

十

洗濯之事和灰如今人用灰湯也以線貫箴為紉嚴陵方氏曰子之於親也衣而寒煖則問之體之苛廢則搔之而於已則寒不敢襲廢不敢搔以至父母之垂洟不見而已則唾洟不敢其所以愛親謂至矣

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燂音翻 燂音悔

燂請饋足垢燂湯請洗少事長賤事實共燂音翻 燂音悔

帥時

燂温也潘浙米汁也饋洗面也共帥時皆循是禮也慶源輔氏曰應唯無二志也敬對無隱情也進也退敬齊無不敬也非精神篤志何以及此應以

後作后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籠其無籠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男正位乎外不當乎外而言內庭之事女正位乎內不當乎內而言捆外之事惟喪祭二事乃得以器相授受者以祭為嚴肅之地喪當急遽之時乃

唯效矣對以敬忠矣唯誠故敏故忠至於進退周旋慎齋誠之至也誠身所以悅親而敬親所以為之也袒裼衣恐親之不見人情所不欲也請補綴請則容有之不許然必先俗與藏而後請敬之至也簡者為行之則必得請而後俗矣未不言請者文也循是而行之固無不有至者矣

禮記

內則

十一

無他嫌也非此二者則女必執籠使授者置之籠  
中皆坐男女皆跪也授者跪而置諸地則受者  
亦跪而就地以取之也嚴陵方氏曰女受以籠則  
及男者受陰事女以受為正故也與曲禮言坐而遷  
也以其於地故言皆坐坐亦跪也與曲禮言坐而遷  
之同義○有問避禮是正亦跪也與曲禮言坐而遷  
授受不親田不納獲季下不整冠豈可合避處豈可  
皆受不合避處

外內不共井不共漏浴不通寢席不通乞  
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  
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

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嘯如字

通寢席嫌相親也言不出惡交於外也外言不入惡交  
於內也禮當入內嘯則涉乎異也指則涉乎覘也  
有燭則行夜有不可得而巳也無燭則止行則涉  
於不明也道路之法其右以行外內則男女之衣裳異制  
中矣而於衣裳特言男女者以男女之衣裳異制

尤所不可通故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與曲禮所  
言同擁蔽其面者  
惡外有所襲也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急

子而教父母必愛之婦而敬舅姑必愛之然猶恐  
其恃愛而於命或有所違也故以勿逆勿急為戒

朱子曰勿逆勿急此謂不可變節以傷尊者平日  
慈愛之心也○東萊呂氏曰既孝敬矣何必戒其  
逆急蓋孝敬之人事親至於與親相忘則慢心易  
生恐或至於於逆  
急故在所戒

若飲食之雖不若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

不飲必服而待

嘗而待服而待皆謂俟尊者察其不若且欲而改  
命之則或置之或藏之乃敢如已意也

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

後復之

尊者任之以事而已既為之美或念其勞又使他  
人代為已意雖不以為勞而不欲其代然必順尊  
者之意而姑與之若慮其為之不如已意姑教使

之及其果不能而後已復為之也

代之已雖不欲人代已然不可不順父事又使人  
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者終以親之命故  
徐而待之則親知其果非所安而不可強也加已

已大

以事而又代之以人亦姑與而姑使之待夫人之  
果不克勝而後復之亦不敢辭其難也是非故為  
矯情蓋委曲以行其意雖至親之間亦有不客以  
直遂者必如是也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

數休之教音朔

謂雖其愛此子婦而不忍其勞然必且縱使為之  
而寧數數休息之必使終竟其事而後已不可以  
姑息為愛而使之不事事也

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教音斗若不可

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  
焉

庸用也怒之謹責之也不可怒謂雖謹責之而不  
改也雖放逐其子出棄其婦而不表明其失禮之  
罪示不絕之也嚴陵方氏曰子婦有勤勞之事  
彼共為子婦之戚而吾不可以姑縱之而寧數  
休之也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則為傷恩故奪之也慶源輔氏  
曰子婦之能勿勞乎動勞之事故也息之愛也東萊呂氏曰明言其惡而猶有謂表  
之心也子婦之能未得已也父母愛子之心東萊呂氏曰明言其惡而猶有謂表  
護故放出而心舅姑待婦之禮雖彼有過之謂  
子婦有勤勞者而明言其待婦之禮雖彼有過之謂  
自子婦有勤勞者而明言其待婦之禮雖彼有過之謂

婦也兩者交盡其道而孝慈之權交結而不可解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者不入

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

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

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疏曰孰諫謂純熟殷勤而諫若物之成熟然

起者諫然與起之意孰者反復純熟之謂不諫

是陷其親於不義得罪於國州里等而上之諸侯而

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天子而不諫則使其

親得罪於天下是以寧孰諫也怒而撻之猶不敢

怨况下於此者乎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怒亦起

敬起孝敬孝之外豈容有他念哉豈容一息忘哉

是說也聖人著之論語矣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

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事親者當合二書而思焉

○慶源輔氏曰下氣怡色柔聲所以自牧也起敬

起孝所以自策也自牧則無戾心自策則無倦意

諫而父母不悅非已之罪也不諫而擯問責焉則

罪也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

沒沒身敬之不衰

婢子賤者之所生也若及也或也沒身終身也父

母之所愛亦愛之至於犬馬盡然而况於人乎

衣服飲食由執事母敢視父母所愛雖父  
母沒不衰

由自也 不敢以私愛違父母之情故也 嚴陵方氏  
所愛之事猶若是况父母之身乎 父母沒猶不衰  
况父母之存乎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  
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

宜猶善也大戴禮婦有七出不順父母一無子二  
淫三妬四惡疾五多言六竊盜七三不去有所受

不夫

無所歸會經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

應氏曰婢子賤微而可遺庶孽賤微而可忽然父  
母有所鍾愛焉非特加愛而又當加教可也然婢  
子庶孽是固所當聽命至於妻妾之切近乎吾身  
者而亦不敢不聽焉妾雖吾所甚愛不敢與父  
所愛者敵妻雖吾所甚宜不敢以父母之禮不可  
苟父母以善子之情雖替而夫婦之禮不可不  
行知有親而不知有已也

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  
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舅沒則姑  
老家婦所祭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  
於家婦

祀



老謂傳家事於長婦也然長婦猶不敢專行故祭

祀賓客之事必稟問焉介婦衆婦也嚴陵方氏曰

之謂果者成其終之謂夫君子之心將有為也

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

必盡善以能有所思故不善終不成焉小人之

將有為也非盡不善以不能有所思故善終不成

焉然則善不善亦在乎思不思果不果之問而已

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

石梁王氏曰友謂當作敢者是○劉氏曰使以事

使之也母禁止辭不友者不愛也無禮者不敬也

言舅姑以事命冢婦則冢婦當自任其勞不可怠

於勞而怨介婦不助已遂不愛敬之也

與冢婦為敵耦欲求均配其勞也禮源輔氏曰舅

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

劉氏曰敵耦者敵求分任均勞之意言舅姑若以

事使介婦為之則介婦亦當自任其勞不可謂已

又言介婦之與冢婦分有尊卑非惟任事毋敢敵

耦亦且不敢比肩而行不敢並受命於尊者不敢

並出命於卑者蓋介婦當請命於冢婦也坐次亦

必異列嚴陵方氏曰婦人以從人為事故冢子之

妻謂之冢婦猶之宗子之妻謂之宗婦也

舅姑使冢婦毋怠者不以居長而敢自怠也母敢敵耦於冢婦者兩相抗為敵兩相合為耦言事之勞逸不敢與冢婦均也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

必請於舅姑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

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鄭氏曰家事統於尊也嚴陵方氏曰私室即婦室故也舅沒冢婦唯祭祀賓客之事則請於姑爾其餘則否也

於尊故也

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筐蘭則受

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

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之

或賜之謂私親兄弟也

新受賜不受則如更受賜孝愛之至也不得命者不見許也待之待尊者之也

復扶又反

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

賜而后與之

故即前者所獻之物而舅姑不受者雖藏於私室

今必請於尊者既許然後取以與之也

姑者不敢私受人故也請其故賜而後與之者不  
敢私與人故也○慶源輔氏曰姑嚴則婦賢凡此  
非特舅姑之便也○其待舅姑所以成婦之德也  
私事大小也必請於舅姑如新受賜也私貨謂不請  
於舅姑而專有之者喜如始也人賜之今也親賜之  
以獻諸舅姑其喜一也始也人賜之今也親賜之  
又藏以待之其心終一也始也人賜之今也親賜之  
於無私畜不私與者不能如此也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

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

約入

疏曰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是小宗也庶子謂適  
子之弟宗子謂大宗子宗婦謂大宗子之婦

子弟猶歸器衣服衾車馬則必獻其上  
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  
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  
族

猶若也謂子弟中若有以功德顯榮而蒙尊上歸  
遺之以器用衣服等物則必獻其上等等者於宗子  
而自服用其次者若非宗子之爵所當服用而不  
可獻者則已亦不敢服用之以入宗子之門也加  
高也嚴嚴則祇事宗子宗婦乃所以嚴宗廟而已

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眾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者不敢以友臨宗也加於父兄宗族與獻子加於人一等之加同蓋彼賤而我貴彼貧而我富而我以貴富服御入其門則是以貴富而加貧賤也

若富則具十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

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後敢私祭

後作后

賢猶善也齊而宗敬謂齊戒而往助祭事以致宗廟之敬也私祭祖禩則用二牲之下者嚴陵方氏後政私祭者蓋宗之親為正統已之親為旁出也正統之後有祭公義也旁出之有祭私恩也終宗子之事而後敢私祭則是不以旁出先正統不以私恩勝公義也慶源輔氏曰不以貴富入宗子者此不專為宗子於父兄宗族皆不可也前言人而後言鬼事於鬼事而如此然後為至者其所以處

宗子者當如此則宗子之所以自處者當如何

飯黍稷稻粱白黍黃芡稻稬

飯之品有黃黍稷稻白粱白黍黃芡凡六其穀熟而獲之則曰穡生獲之曰穡穡是斂縮之名以生獲故其物縮斂也此諸侯之飯天子又有麥與苽

膳脚腫脰醢牛炙

脚音香腫音熏醢音曉炙音括

脚牛脰腫羊脰脰豕脰皆香美之名也醢字衍當刪牛炙炙牛肉也此四物為四豆共為一行嚴陵曰飯者食之本然製造之齊無他焉反其生孰之而已自黍稷而下皆言其材也牛曰脚脚也土玄畜

禮記大全

也羊曰燠熏也火畜也豕曰  
曉水畜也皆以其氣臭名之

醢裁側吏反牛臠ナラ牛臠

醢肉醬也牛臠切牛肉也并醢與牛臠四物為四

豆是第二行

羊炙ヒツ羊臠モ醢ナラ豕炙モ

此四物為四豆是第二行

醢ナラ豕臠ナラ芥醬カイ魚臠イサ

此四物為四豆是第四行共十六豆下大夫之禮也  
山陰陸氏曰炙小肉也

雉キ兔ウ鶉チ鷄ケ

此四物為四豆列為第五行共二十豆則止大夫之禮也

飲重醴コト稻醴コト清糟コト黍醴コト清糟コト苳醴コト清糟コト或

以醢ナラ為醴コト黍醴コト醢ナラ漿水コト醢ナラ醢ナラ

醴者稻黍梁三者各為之已梁者為清未泐者為糟是二醴各有清有糟也以清與糟相配重設故云重醴蓋致飲於賓客則兼設之也以醢為醴醢

糲為醴也黍配以黍為糲也漿醋水也醴梅將水也  
濫雜糲飯之屬和米也

### 酒清白

清清酒也祭祀之酒事酒昔酒俱白故以白名之  
有事而飲者謂之事酒無事而飲者名昔酒

### 羞糲餌粉配

周禮羞邊之實糲餌粉糝此配字當讀為糝記者  
誤耳許慎云糝稻餅也炊米搗之粉糝以豆為粉  
糝糝上也糲炒乾米夾也搗之以為餌蓋先解為

粉然後溲之餌之言堅潔若玉珥也糝之言滋也

一山陰陸氏曰清清酒注石今煮酒白昔酒事耳若今  
生酒糲餌粉糝謂之羞則以甚美故也

### 食糲醢而苾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

### 犬羹兔羹和糝不羹

此言進飯之宜糲與螺同苾雕胡也脯羹折脯為  
羹也稌稻折稌謂細折稻米為飯也此五羹者宜  
以五味調和米屑為糝不須加羹故云和糝不羹也

### 濡豚包苦實羹濡雞醢醬實羹濡魚卵醬

濡音而  
包音包  
苦音苦  
實音實  
羹音羹  
濡音濡  
雞音雞  
醢音醢  
醬音醬  
實音實  
羹音羹  
濡音濡  
魚音魚  
卵音卵  
醬音醬

實ル蓼ヲ濡カ龜ヲ醢シ醬ヲ實ル蓼ヲ

濡讀為肺身著之也肺脈者色裹之以苦菜而實蓼於腹中此四物皆以蓼實其腹而煮之也卵醬魚子為醬也三物之用醬蓋以調和其汁耳

服下修反蚘音醢音脯音羨音兔音醢音麋音膚音魚音醢音魚音臄音芥音醬音

麋音腥音醢音醬音桃音諸音梅音諸音卵音醢音

服脩見前蚘醢以蚘蚘子為醢也謂食服脩者以蚘醢配之食脯羨者以兔醢配之餘倣此麋鹿之

大者膚切肉也麋腥生麋肉也諸道也桃梅皆為道藏之藏必令稍乾故周禮謂之乾菹食之則和以卵監大監形似鳥卵故名卵監也

六物士庶不可得而備之也偶其有者則如此法以制之凡為八子婦者預當知之以敬於祭祀則鬼神享之以奉於燕飲則賓客樂之以饌於尊親則衰病宜之其在教也為婦功焉聖人所以致婦女於孝故惜衰老於充肥者其道如是也

食言嗣齊去聲

凡食齊視春時羨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

鄭氏曰飯宜溫羹宜熱醬宜涼飲宜寒也

齊則黍稷稌梁之類是也羹齊則雞兔雞犬之類是也醬齊則醢醢醢醢之類是也飲齊則水漿醴

涼之類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

滑其

酸苦辛鹹木火金水之所屬多其時味所以養氣也四時皆調以滑其象土之寄歛也四時皆調以滑其象土之寄歛也

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

宜菘

食以滋味為美此據尊者正食而言也食以滋味為美此據尊者正食而言也

管子

內則

脂音渠 鱗音搜

腺音強

二十四



春宜羔豚膳膏臠夏宜胎鱠膳膏燥秋宜

犢麋羶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

麋音迷

鮮音仙

牛膏薺木膏臠鷄膏臠羊膏羶如春時食羔豚則

煎之以牛膏故云膳膏羶也餘倣此膳所宜以五行

魚麋鹿子鮮生魚羽鴈也舊說此膳所宜以五行

衰主相參及方氏燥濕疾遲強弱之說今皆略之

嚴陵方氏曰羔豚羊豚之小者方春品物之小故

以少者為宜膳鱠者魚之乾者方夏品物之小故

故以乾者為宜也秋則物成而可嘗之時故雖鱠

與麋皆得嘗之矣冬則物成而可嘗之時故雖鱠

飛與潛者皆得進之矣○王氏曰人者五土之

調一氣之不順則致養口納味養形納氣一者五味之不

消息因理之盈虛以節飲食以養性命春行醯醢

秋行醢醢所以順陰陽之正氣也

藥具倫反

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麋脯麋鹿田豕麋

皆有軒雉兔皆有芼

軒音憲

疏曰麋鹿田豕麋皆有軒者言此等非但為脯又

可腥食腥食之時皆以藿葉起之而不細切故云

皆有軒不云牛者牛惟可細切為膾不宜大切為

軒雉兔皆有芼者為雉羹兔羹皆有芼菜以和之

○鄭氏曰軒讀為憲憲謂藿葉切也

爵鷄音安蠋世音降范音千芝音多栝音而棧音陵棗音矩栗音侯榛音侯柿音侯瓜音侯桃李音侯梅音侯

杏音加楂音反梨音反薑音反薑音反桂音反

蠋范音范蜂芝如今木耳之類栝韻會注云江淮呼小栗為栝栗棧也栝形似珊瑚味甜美一名白石李鄭氏曰自牛脩至此三十一物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周禮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記者不能次錄長樂劉氏曰自牛脩至此凡三十有一以備乎老者之所欲也士庶之力雖不得畢脩有儲之亦子婦所以盡於孝敬也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裁庶人者老不徒食

因上文言人君燕食之物而言大夫燕食士不貳

羹裁亦謂燕食也徒猶空也不徒食言必有饌

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藜脂用葱膏用雞三牲用穀和用醢獸用梅

雞胡介反 藜音殺和 去声

芥芥醬也肥凝者為脂釋者為膏三牲牛羊豕也

菽菜蕒也和用醢以醢和之三牲也獸用梅以梅和

獸也嚴陵方氏曰葱以氣連為忽芥以味辛為介

食性之介者故膾用二溫而物以生固春所宜也

久蓼味辛而氣能散二物以和之辛牲肉體之大

固秋所宜也故豚無毒故用菘之辛牲肉體之大

者氣未始無毒三牲必散之者以肉體故特和用也

凡物之味非不辛然必用菘而納聚書曰收其味而

醢謂三牲也苟子曰醢酸而聚書曰收其味而

爾淮鹽梅醢也蓋醢與梅皆酸也以其類而巳

已然牲用醢獸用梅者亦各以其類而巳

麥

鷄黍鷄黍女鷄釀之麥鮐魚鮐魚豕雞燒雉蕪

者可知○王氏曰天產之物所以資氣體之養者

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或曰麋鹿魚為

道鹿園為辟雞野豕為軒兔為宛脾切葱若

蕪實諸醢以柔之

細縷切者為膾太片切者為軒或用葱或用蕪故

云切葱若蕪肉與葱蕪皆置之醋中故云實諸醢

浸漬而熟則柔軟矣故曰柔之○疏曰為記之時

無菹軒辟雞宛脾之制作者未審舊有此言記者承而用之故稱或曰其辟雞宛脾及軒之名其義未聞

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閣

羹與飯常日所食故無貴賤之等差秩常也五十始命未為其鬼故無常膳七十有閣則有秩膳矣閣以板為之所以度飲食之物  
主羹為配人所日用者也唯稱有無隨其所宜不制豐殺而預為之等雖然此特自諸侯以下而已若夫四海之奉一人之尊又安得無等乎所以言諸侯以下也前言

牛夜鳴則麇羊冷毛而毛羶狗赤股而躁

噪鳥鵠色而沙鳴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

黑脊而般臂漏

牛之夜鳴者其肉麇臭羊之毛本稀冷而毛端毛羶結者其肉羶氣狗股裏無毛而舉動急躁者其肉燥惡鵠色色變而無潤澤也沙嘶也鳴而其聲沙嘶者鬱謂腐臭也望視舉目高也交睫目睫毛交也腥讀為星肉中生小息肉如米者也般臂前脰

毛斑也漏讀為螻謂其肉如螻蛄臭也牛至馬六  
物若此者皆不可食嚴陵方氏曰夜鳴謂非時而  
鳴赤股者股無毛則腋著見  
矣故以赤言之躁則言其性之不靜無言如燕之  
色白沙鳴之悲涼者承俯首以食首俯則下視  
曰望視則首昂矣交睫目毛以長故交黑脊言衆  
鮮皆異而脊獨黑也腋在前脛故曰般臂

雞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鵝胖舒鳧翠

雞肝鴈腎鵠與鹿胃

舒鴈鵠也翠尾肉也胖脅側薄肉也舒鳧鴨也鵠  
似鴈而大無後指與脾也藏之深與處也此九  
物亦不可食嚴陵方氏曰握手一握也尾不盈握  
則形未成故弗食言此弗食則下陳

駕不為羹惟烝煮而已故不曰羹此三味皆切蓼  
以雜和之故曰醃之蓼魴鱖二魚烝而食之故曰  
魴鱖烝雞鳥之小者燒熟然後調和故云雞燒雉  
則或燒或烝或以為羹皆可薌謂香草若白蘇紫  
蘇之屬也言烝魴鱖燒雞及身雉皆調和之以香  
草無用蓼也山陰陸氏曰魴鱖弱魚也烹或易爛  
用蓼耳無蓼  
直無蓼也

不食雞鼈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

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醜

此九者皆為不利於人。雞鶩伏乳者，魚體中有骨如篆乙之形，去之為鯁，入也。醜竅也，或云頸下有骨能毒人。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

桃曰膽之，相梨曰攢之。

脫者，剝除其筋膜，作者，搖動之，以觀其鮮。鯁，下說作猶斷也。謂削其鱗，棗則拭治而使之新潔。撰，猶選也。栗多蟲，蠶宜選擇之。桃多毛，拭治令青滑。如膽攢之者，鑽治其蝨處也。此皆治擇之名。

士不貳美，燕則士羹亦。有等矣，蓋彼主燕食，此王常食。言之也。燕食以禮為等，故不可無等。常食以養為主，故不可不隨。宜焉。

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

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

疏曰：宮室之制，中央為正室，正室左右為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天子尊庖廚遠，故左夾室五閣，右夾室五閣。諸侯卑庖廚，宜稍近，故於房中惟一房之中，而五閣也。大夫卑而無嫌，故亦於夾室而三閣。士卑不得為閣，但於室中為土坫，以度食。五者，三牲之肉及魚腊，三者，豕魚腊也。坫，室中以自是。

而達於外故謂之達必於於室者遠庖厨之義也  
自諸侯而下則有遠近之殊多少之別者尊者詳  
卑者畧尊者隆卑者殺故也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

食音嗣

人以食禮周人備而兼用之凡五十養於

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

十拜君命一坐再至聲亦如之九十者使

人受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豆膳八十

當珍九十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遊可也

貳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

絞音又給其鴉反

後一作后

唯絞給衾胃死而後制五十始衰六十非

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

十雖得人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

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

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

從去声

八十月告存九十曰有秩五十不從力政

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

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

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為喪凡

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

十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凡父母在子

與去聲

側皆反

上上聲

衰音催

雖老不坐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  
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  
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  
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  
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  
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哂而祭  
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哂音日柳



此一節並說見王制  
陸氏曰王制主國故先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內則主家故先言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後言養國老於上庠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

中心養之養當從去声

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

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

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

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况於人乎

樂音洛

樂其心喻父母於道也不違其志能養志也飲食

忠養以上是終父母之身愛所敬所敬則終孝

子之身也嚴陵方氏曰怡聲而問所以樂其目也定於昏所以

安其寢也省於晨所以溫所以安其處也以其飲食忠養

之者蓋養親之道雖非即飲食以盡其非舍飲

以物止是為君子何以處之亦曰忠養之而巳夫養

矣○西山真氏曰孝子體養之亦曰忠養之而巳夫養

母之所愛敬者雖犬馬之愛敬之心無所不至故父

姑舉其近者言之若兄若弟亦愛敬之也所愛也乎哉

其可以近者言之若兄若弟亦愛敬之也所愛也乎哉

賢吾父母之所敬也若兄若弟亦愛敬之也所愛也乎哉

是慢吾父母之所敬也若兄若弟亦愛敬之也所愛也乎哉

統之謬不念太宗顧託之命而殺長孫無忌皆禮

氏之罪人也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

禮記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悼史三王亦  
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悼史  
憲法也養老之禮五帝之世主於法其德行而已  
至三王之世則又有乞言之禮焉悼史所以記其  
悼厚之德也三王亦未嘗不法其德行然於乞言  
之際其禮微畧不誠切以求之故云微其禮然亦  
皆有悼史焉○方氏曰五帝之憲也而老者亦未  
嘗無言要之以德為主耳故曰有善則記之蓋可  
記者言故也三王之乞言而老者未嘗無德要之  
以言為主耳故曰三王亦憲東萊呂氏曰五年之貴  
天下久矣五帝三

王皆尊德尚齒然五帝三王養老之禮雖同蓋此五  
帝憲則同蓋道有升降風氣有厚薄所以如此當  
時風氣未開人情淳厚起居不與老有乞言之禮蓋當  
之容道德之光自得於朝夕與老親炙其仁義  
五帝所以有乞言之禮比之於觀瞻不言之中氣  
味稍薄

淳教前之辨反教音教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

淳沃也熬煎也陸稻陸地之稻也以陸稻為飯煎  
醢加于飯上又恐味薄故更沃之以膏此八珍之  
一也

淳母前母音模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母

疏曰母是林示辭非膳羞之體故讀為模象也蓋法象淳熟而為之但用黍飯為異耳此八珍之二也

炮取豚若將割之剝之實棗於其腹中編

雀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麩之

濯手以摩之去其皸為稻粉糶溲之以為

醢以付豚前諸膏膏心滅之鉅鑊湯以小

鼎臠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品三日三夜

毋絕火而后調之以醢醢

此珍主於塗而燒之故以炮名牂牡羊也割之剝之殺而去其五藏也雀蘆葦之類苴裹也謹讀為謹說文黏土也璧之者璧去乾塗也濯手以摩之去其皸謂壁泥手不淨又兼肉熟故必濯其手然後摩去其皸也糶與前章滌滌之滌同以稻米為粉滌溲之為糶若豚則以此糶敷其外若羊則解析其肉以此糶和之而俱煎以膏滅沒也謂所用膏沒此豚與羊也鉅鑊湯以大鑊盛湯也脯解析之薄如脯也臠脯香美此脯也脯在小鼎內而

小鼎則置在鑊湯內湯不可沒鼎沒鼎則水入壞  
脯也毋絕火微熟而已不熾之也至食則又以醢  
與醢調和之此八珍之三也

擣珍取牛羊麋鹿麇之肉必胾每物舉

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熟出之去其醃柔

其肉

胾夾脊肉也與牛若一謂與牛肉之多寡均也捶  
擣也反捶之又側捶之然後去其筋餌既熟乃去

其醃膜而柔之以醢醢此八珍之五也

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

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醢醢

絕其理橫斷其文理也湛亦漬也期朝今日至明  
日也醢梅漿也此八珍之六也

為熬捶之去其醃編佳布牛肉馬肩桂與

薑以灑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

之施麋施鹿施麋皆如牛羊款濡肉則釋  
而煎之以醢款乾肉則捶而食之

此肉於火上為之故名曰熬生禱而去其皴膜然後布於編萑之上先以挂薑之屑灑之次用監釋謂以水潤澤之也此八珍之七也

糝取牛羊豕之肉二如一小切之與稻米

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

二如謂二者之肉多寡均也稻米二肉一謂二

分稻米一分肉也此即周禮糝食

肝管取狗肝一蒙之以其管濡炙之舉焦

其管不蒙

舉管也謂炙管皆熟而焦食之不用蒙也此八珍之八記者文不依次故間雜在糝食醢食之間

取稻米舉搔漉之小切狼臙膏以與稻米

為醢之然

狼臙膏狼胸臙中之膏也此蓋以滌漉稻米之粉

而煎之以膏註讀醢為餅者以醢是粥非豆實也

此即周禮之醢食陸氏曰言為熬在上言為

在上亦以此謂稻米二肉一合以醢食即此醢也

相參為醢所謂稻米二肉一合以醢食即此醢也

世也此篇上言養老繼之以此蓋珍宜以養老文王

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

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閨寺守之男不入女

不出夫婦為人倫之始不謹則亂其倫類故禮始於謹

夫婦也鄭氏曰閨掌守中門之禁寺掌內人之

禁令禮始於謹夫婦為人倫之始不謹則亂其倫類故禮始於謹

正位乎外男女正夫婦之地兄弟義也夫家人正位乎內男

道正家而天下定矣此所以弟必為宮室先辨而家

內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內各正其德也宮室先辨而家

之內不嫌於處內也故非其時不入女非其禮守

出皆所以為天下之故則其時不入嚴陵方氏曰天下

坤詩首闕之辨始於謹夫夫婦易其乾

宮室以居之深宮則外人不入國門則強者

陰陽之分也深宮則外人不入國門則強者

男女不同施音移加音架縣音玄揮音揮

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溷浴夫不在歛枕

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溷浴夫不在歛枕

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溷浴夫不在歛枕

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溷浴夫不在歛枕

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溷浴夫不在歛枕

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溷浴夫不在歛枕

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溷浴夫不在歛枕

篋篋席褥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

之

施枹見曲禮植者曰揮橫者曰施揮施同類之物  
施以竿為之故鄭云竿謂之施餘見前  
內不共福浴男女不同施如又言非特外內男女  
為然雖夫婦得相親者亦然不但不共揮施亦不  
共篋筭夫婦且如此則非夫婦者其明微厚別又  
當何如○山陰陸氏曰施有篋篋席席有獨燻漬也即  
藏之不言枕言枕篋不言席言篋席獨燻漬也即  
姑不嫌  
父母舅

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故妾雖老

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齋漱  
澣慎衣服櫛縱笄總角拂髦衿纁其縷雖  
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  
敢當

與去声齊側皆反  
漱平声澣音院

櫛縱以下說見篇首角字衍天子之御妻八十一  
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  
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凡十五日而徧五日  
之御諸侯制也諸侯一娶九女夫人及二媵各有  
姪娣此六人當三夕次二媵當一夕次夫人專

夕凡五日而徧也當歟當妻之夕也  
夫同藏未有可嫌者聖人制禮以爲天下之內則夫婦必如此者以爲男女力行于下以禮敬則爲先焉  
也夫用身先于上而難行正人之情則所易制也○嚴陵方氏曰將御者必齊漱澣者則以賤廢尊里上下之道故也  
服飲食必後長者蓋不以賤廢尊里上下之道故也  
也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者所以避上僭之嫌也

妻將筵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  
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

子

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設帨於門右三

正寢在前燕寢在後側室者燕寢之旁室也作動  
作之時也姆女師也居側室其自飲哉者至矣豈復有驕其夫之意哉夫使人日再問之者愛而不失於狎敬而不失於疏妻不敢見雖病不敢忘禮  
雖病不敢失禮  
孤弓也帨佩巾也以此二物爲男女之表負抱也  
嚴陵方氏曰設弧於門左蓋左者大道所尊設帨於門右右者地道所尊必曰諺者方男女之生其於孤帨有可用之道而未能有見於孤帨也占之重男之生又重男而女之別非特見於孤帨而已男則寢於牀之尊女則寢於地之卑其衣之也男以畫服之裳女以夜服之裳其弄之也男以所有



事之璋女以所有事之

接如字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  
日上士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  
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  
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

夫之妾使食子

食音嗣

接以大牢者以大牢之禮接見其子也宰宰夫也  
掌其掌其設禮之具也卜士負之者卜其吉者而

使之抱子也詩承也儀禮言尸酢主人詩懷之亦  
承義射天地四方者期其有事於遠大也保保母  
也受乃負之受子於士而抱之也蓋士之負子特  
為斯須之禮而已宰既掌其故以醴禮負子之士  
仍賜束帛以酬之食子謂乳養之也會按此言世  
子生接以大牢特言其常禮如此耳下文又言接  
子擇日則亦或在始生三日之後也鄭氏謂食其  
母使補虛強氣讀接為捷而訓為勝其義迂方氏  
讀如本字今從之慶源輔氏曰大牢牲之大也大  
下凡接子可知士之負子斯須而已必醴而賜之  
者所重在子也醴士而不及射人士負我者則射  
人我非使也固不可同矣諸母則擇之乳母則射  
之者豈非情性之發尚猶可見而氣血之相宜有

下世子作  
冢子

不可知者耶○嚴陵方氏曰射之為道此男子之  
所當為者故士使之射且示其有志然桑蓬其用之義以見雖  
則使人代之以射且示其有志然桑蓬其用之義以見雖  
者蓬非矢付之勁者然則桑蓬其用之義以見雖  
有其志未備其事而成人有漸也

凡接子擇曰冢子則犬牢庶人特豚士特  
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犬牢其非世子則  
皆降一等

冢子犬牢謂天子之元子也嚴陵方氏曰擇日卜  
○山陰陸氏曰據上庶人特豚應云國君大夫是  
曰國君世子大夫為其接以大夫同於王也是以  
盛言之盡其詞焉爾且言冢子則大夫庶人特豚  
士特豕大夫大夫國君世子大夫庶人特豚  
使不偏上也又以其自庶人積隆至是窮矣蓋理  
窮則同此皆言之法也○震源輔氏曰父子之氣

室

未嘗不相接也一生三日而又以禮接之於是為至  
擇音洋

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  
求其寬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  
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  
他人無事不往

諸母衆妾也所者謂雖非衆妾之列或傳御之屬  
可為子師者也此人君養子之禮師教以善道者  
慈母安其欲惡者保母安其寢處者他人無事不  
狂恐兒驚動也長樂劉氏曰寬則容德固多裕則  
臨事不撓慈則仁性豐盈惠則恩

意決洽温則言動粹和良則心意純熟恭則容止必莊敬則誠明弗散具此八善而加以之畏慎將之必寡言婦人德時其志體其寒温察其好惡相若夫愛子以長育者慈母之職也保其身而養其氣時其衣服節其飲食待其寢也防其疾而專詩負之者保母之職也根本生靈休戚而所繫也弗正厥始弗淑其習鳥能正厥性俾近於聖賢哉先王制禮乃及于是知所務矣

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為髻音朵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為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於

於一作字

阼西鄉妻抱子出房當楹立東面

髮所存留不翦者也夾凶兩旁當角之處留髮不翦者謂之角留頂上縱橫各一相交通達者謂之鬮嚴氏云夾凶曰角兩鬮也午達曰鬮三鬮也貴人太夫以上也由自也具視朔食者所具之禮如朔食也朔食天子太牢諸侯少牢太夫特豕士特豚也入門入側室之門也側室亦南向故有阼階西階出自房自東房而出也嚴陵方氏曰角則相午以其奇也或男耦而女奇取陰陽之相類也○慶源輔氏曰男左而女右取陰陽之相類也○慶源輔氏曰男非自然之理豈特以未流之害然則知男女之別無

記大全

內則十二卷

四十三

耶

姆先相相去聲曰母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夫對

曰欽帥音率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

日記有成遂還音旋左還授師子師辯告諸婦諸

母名妻遂適寢

某妻姓某氏也時自是日也孺稚也欽敬帥循也言當敬教之使循善道也咳而名之者說文咳小兒笑聲謂父作咳聲笑容以示慈愛而名之也記

有成謂當記識夫言教之成德也授師以子授子

師也諸婦同族卑者之妻也諸母同族尊者之妻

也後告諸母故名成於稟也妻遂適寢復夫之燕

寢也慶源輔氏曰姆先夫對曰敢用時日祇見孺子

而成夫婦之義一矣姆先相者妻既抱子當謂東面

而夫對曰敢當有以帥之妻對日記當有以成之

帥之者母道也

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

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一

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

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人食如養禮禮去聲

宰屬吏也諸男同宗子姓也藏之者以簡策書子名而藏于家之書府也二十五家為閭二千五百家為州州伯則州長也閭史州史皆其屬吏也閭府州府皆其府藏也夫入食如養禮謂與其妻禮食如婦始饋舅姑之禮也○疏曰此經所陳謂卿大夫以下故以名徧告同宗諸男諸男卑者尚告則告諸父可知若諸侯絕宗則不告也山陰陸氏曰寢妾言遂入御妻言夫入食如養禮妾言禮之始入室妻之辭莊妾之辭瀆言之法也嚴陵方氏曰名則辯告之以示於衆書則藏之以傳於久則以男子者人之所貴重故也若季封人之祝堯以是而已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

諸侯朝服玄端素裳夫人亦如之者亦朝服也當是展衣註云祿衣者以見子畢即侍御於君故服進御之祿衣也人君見世子於路寢此升自西階是自外而入也凡生子無問妻妾皆在側室山陰陸氏曰不言三月之末嫌緩不言執其右手咳而名之嫌慢皆非所以言世子故也上下比義使從可知而已

適字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

帥初無辭

此適子蓋世子之弟庶子則妾子也外寢君燕寢也燕寢在內以側室在旁處內故謂此為外也○疏曰庶子見於側室此以撫首咳名無辭之事同故與適子連文云見於外寢耳庶子止見於外寢則世子見於路寢可知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

說見曲禮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風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餼遂入御

此言太夫士之妾生子之禮宮室之制前有路寢次則君之燕寢次夫人正寢卿大夫以下前有適室次則燕寢次則適妻之寢此言內寢正謂適妻寢耳如始入室者如初來嫁時也特餼使此生子者獨餼不如常時衆妾同餼也慶源輔氏曰妾入室所以使之知大分已定於其初矣特餼所以寵之然其分不可得而易也

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

擯者傳姆之屬也君所有賜者此妾君所偏愛而特加恩賜者故其子君自名之若衆妾之子恩寵輕略者則使有司名之也○疏曰前文已云適子庶子見異於世子今更重出者以前庶適連文故此特言庶子之禮山陰陸氏曰庶子言就側室則則君不沐浴朝服

音策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群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

問之之禮與執手咳名之事欽記成之辭皆與有爵者同故云無以異也嚴陵方氏曰庶人或無則固無定所矣凡此以庶人義故其禮畧也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

應氏曰辭者夫婦所以相授受也祖尊故有其禮而無其辭嚴陵方氏曰父在謂祖在也據子之又稱之故曰父爾以祖名之而不以父者

家事統於尊故也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

食音嗣

食子者士之妻大夫之妾也子三年則免懷抱故食者出還其家見於公宮而告辭則君必有賜劬者有賜以勞其劬勞也

山陰陸氏曰不言復不言君所嫌難也

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

食母乳母也士卑故自養

曰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

註讀句為均謂適子妻子有同時生者雖是先生

者先見後生者後見然皆在夫未與婦禮食之前

故曰均而見也○應氏曰子固以禮見於父父則

欲時時見之又不可瀆故每旬而一見之若庶人

則簡略易通故不必以旬而見今詳二說俱可疑

闕之可也

家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

食而見必循其首

疏曰此天子諸侯之禮未與后夫人禮食而先見

家子急於正也禮食之後乃見適子庶子緩於庶耳

山陰陸氏曰執而見之待之君與已等家子故也



子能食音已食教以右手能言音已男唯女音已俞音已男音已鞞音已鞞音已鞞音已

食飯也唯俞皆應辭鞞小囊盛悅巾者男用鞞女用繒帛強而已是固男女之所同也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

數謂一十百千萬方名東西南北也出入門戶則

欲其行之讓也即席則飲其生之讓也飲食則飲其食之讓也經曰父之盛隨行兄之盛隨行則飲固欲其讓也又曰征席之上讓而坐下觴酒豆肉讓而受惡則坐與飲食又飲其讓矣由是推之則無所往而不讓矣

九年教之數曰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

數曰知朔望與六甲也外傳教學之師也書謂六書計謂九數

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襦音儒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

曲禮曰童子不衣裘裳不帶帛為襦袴亦為大溫也禮帥初謂行禮動作皆循習初教之方也肄習也簡書篇數也諒言語信實也皆請於長者而習學之也一說簡者簡要謂使之習事務從其要不為迂曲煩擾也謂古者男子出就外傳曾子問所官保氏所謂六書是也計即所謂九數是也書即周必計其多少故又謂之計焉自學書計而下皆就取傳所學之事故也禮帥初謂尊習先日所為而不此乃可以責事長之禮故也若朝夕學幼儀者至朝之策也當學也若日入而夕之類則夕之所當學者則以不教專故也

御

樂八音之器也詩樂歌之篇章也成童十五以上象說見文王世子射謂五射御謂五御也六藝詳見小學書○朱子曰酌即勺也內則曰十主舞勺即以此詩為節而舞也釋子曰勺小勺也古人為學也易八勺舞象有弦歌以養其耳舞干羽以養其氣血與心急則佩韋緩則佩紕此如先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政事之施莫不由此如先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釋子曰古者教童子先以舞勺者欲其體也而心下則氣和氣和則教之舞勺者欲其體也而心立體和也教之舞勺者欲其體也而心然以象其事而道成於武故也象雖奏文武之樂為文者以示武之必武為文之必武也

內則上卷

五十一

固成王之樂以告成  
大武故取義如此

木去声

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  
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

始學禮以成人之道當無習吉凶軍賓嘉之五禮也大夏禹樂樂之文武兼備者也孝弟百行之本故先務博學行於孝弟而後博學也不教恐所學未精故不可為師以教人也內而不出言蘊畜其德美於中而不自表其能也一說謂不出言以為久謀畫嚴陵方氏曰博學不教者蓋學所以為已其果足以為人故志乎內而無事乎外有所入而無所出也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

志

室猶妻也男事受田給政役也方猶常也學無常在志所慕則學之孫友順交朋友也視志視其志意所尚也慶源輔氏曰博學不教內而不出獨善方孫友視志取諸人以為善也取諸人也博學無善足以及人矣

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  
可則去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

凡男拜尚左手

朱子曰物猶事也方物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發慮則慮不過物問何謂不過物曰方猶對也比方以窮理釋子曰古之為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趨則其志可知此所以成德故古之人必四十仕然後志定業成後所以嚴立法自童稚即有必利趨之然則誘何由善成後所以嚴立法自童稚即有必利也仕則誘何由善成後所以嚴立法自童稚即有必利也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葛治

絲繭織紵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  
禮納酒漿籩豆洎醢禮相助奠

十年不出謂十歲則恒處於內也姆女師也婉謂言語婉謂容貌司馬公云柔順貌紵繒帛之屬組亦織也詩執轡如組紃之制似條古人以置諸冠服縫中者慶源輔氏曰婉有委曲之意婦人有遲緩德莫此為盛始於容德中於女工之事終於祭禮居閨閣之內也聽則有美○嚴陵方氏曰不出謂祭也執麻葛則績事也治有非特觀之而已又觀於祭則欲其習熟是事也故也致其禮相觀之而己且納酒漿籩豆醢醢等物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神焉詩不云乎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

齊季女蓋助  
奠之謂也

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二年

而嫁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凡女拜尚右

十五許嫁則笄未許嫁者二十而笄故謂父母喪

妻齊也妾之言接言得接見於君子不得伉儷也

尚左尚右陰陽之別嚴陵方氏曰三五而圓者月

笄者婦人首飾蓋成人之服也夫男子至是數有成

人止於三十者陰以少為美陽以壯為強故也然

必亦舉其大而略耳故王氏謂女子非二十而後可

嫁而以仕推此可知聘言由彼而問此奔言自此而

趨彼拜尚右也禮記大全卷之十一終

手尊陰道也

禮記大全卷之十一終

禮記大全卷之十一終

禮記大全卷之十一終

禮記大全卷之十一終

禮記大全卷之十一終

禮記大全卷之十一終

禮記大全卷之十一終

